

OPERATION
WORLD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s

病毒傳播 與福音傳播

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響與契機



萬傑森

JASON MANDRYK

目錄

劉序

鳴謝

前言

走進未知的領域

更大的視野：社會文化問題

經濟方面

全球瘟疫之中基督徒的見證

封鎖期間的教會生活

宣教動員

差遣宣教士

宣教工場的現實

基督教媒體

禱告是最後一著？

盼望的緣由

關鍵詞

劉序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不單在武漢及其他城市爆發，造成許多人確診和死亡，疫情更進一步擴散至東亞以至全世界，直到今天。Covid-19 不單奪去超過 40 多萬人的性命，更造成多國醫療系統崩潰，帶來全球經濟下行、裁員、失業和企業倒閉，更引致糧食危機。

疫情下，差聯在 4 月份舉行了 4 場線上研討會，接近 600 人次出席，參加者不單有美好的分享和互動，我們也指出差傳格局將面對巨大轉變，是時候先作好心態的調整和作初步的計劃。期間，我也為著名網站 Operation World (普世宣教手冊) 撰寫疫情對港澳兩地的影響和代禱事項，讓各處信徒更準確地為港澳兩地獻上禱告。

因為合作緣故，我也知道「普世宣教手冊」剛出版了一本「適時」的免費下載電子書 Global Transmission, Global Mission (病毒傳播與福音傳播，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與契機)。書中指出我們已走進未知的領域中，對社會文化、經濟、媒體、教會、差傳和宣教士產生深遠的影響，作者將他的發現歸納為 80 個現象，相信這對未來差傳運動極具影響力、極重要的一本書籍。

感謝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拔刀相助，總幹事羅兆泉牧師及其團隊協助翻譯工作，讓中文版能在 7 月初上架，讓更多堂會、差會及信徒一起窺探差傳乃至未來。誠意推薦這書給大家！

劉卓聰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總幹事

鳴謝

我滿心感激。

特別感謝普世宣教手冊出版社（簡稱普宣）團隊在我用許多時間埋首寫這本書的時候對我的包容和協助，你們孜孜不倦的努力，讓編輯工作從不停滯，實在值得讚賞。過程裡整個團隊的網上祈禱會也是我珍而重之，銘感五衷的。

感謝通過[新冠肺炎禱告網站](#)向我們提供代禱資料的所有人，以及為我們倉促地搭建網站的亞利（Arley）和尊立頓（Johnathan）。禱告網站真的很棒；我們能夠和一眾弟兄姊妹並肩同行，同心把萬國擺在施恩的寶座前，是我們的榮幸，更是恩典。

感謝全世界許多給予我們各種獨特見解和幫助的人，縱然我經常請求大家在短時間內回覆。如果沒有你們，這本書將會淪為只有我一人，以單一的角度、狹隘的觀點來作的演繹。在此我代表自己和所有的讀者感謝你們的付出。

感謝萬國宣教學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我的家人和朋友，讓我在這段特殊的日子仍然感受到歸屬感和社群的凝聚力，心得安慰。

萬傑森（Jason Mandryk）

前言

這本書源於禱告。因為普宣團隊的隊員身處的國家都在封鎖狀態裡，於是我們開始了網上祈禱會，為各國禱告。我們起初運用《普宣手冊》的萬國代禱曆

(<http://operationworld.org/prayer-calendar>)。許多國家面臨新冠肺炎的危急狀況，我們覺得這樣禱告最適切。所以我們尋找了身處各地的信徒：牧師、老師、研究員、代禱者、宣教士，從他們口中知道各地的代禱需要；向來他們都是普宣所有代禱資料不可或缺的來源。

收集了一眾弟兄姊妹提供的代禱資料之後，我們發現這些珍貴又迫切的代禱需要理應廣傳，讓更多人加入禱告大軍。於是，我們開始把代禱資料分享到《普世宣教手冊》的 [Facebook 專頁](#)。後來越來越多人提出把代禱資料放到另一個更容易連結到的地方，於是我們的好友 [亞利 \(Arley \)](#) 和 [尊立頓 \(Johnathan \)](#) 很快地開設了 <http://covid-19.operationworld.org/> 網站，把代禱項目都轉移到那裡。

因著這個新建網站的內容，我接受一家出版社邀請，為這次全球病毒大流行對普世教會和普世宣教的影響撰寫短文。寫作的過程裡我接觸到無數的新聞、文章、研究報告，還有見證和代禱請求，給我帶來了許多感受和想法。

像許多人一樣，我開始通宵達旦地研究人畜共患病、傳染病學、公共衛生政策，以至量化寬鬆、供應鏈管理等等的相关議題。我雖然閱讀大量資料，不再像從前那樣對這些概念一無所知，卻仍然一知半解。儘管這樣，普宣所擁有的全球網絡絕對是優勢。通過網絡，我們可以跟全球各地的基督徒領袖連結，在宣教、研究、禱告層面上一同參與。眾多弟兄姊妹所結合的智慧和資訊，讓我們擁有世界的眼光，全世界同為一體。

我們跟國際禱告網絡 (International Prayer Connect)、洛桑運動、世界福音派聯盟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重特別是其中的宣教事工委員會有最緊密的聯繫，因此我們的交流能涉獵全球。這種跨國界的合作網挑戰我們的固有認知，拓展我們的眼界，經歷彼此間的文化衝擊，建立我們的信心。普世一家，多麼美好！

我承認自己壓根兒無法在截稿前完成寫作，我想要囊括的內容實在太多，更別說要控制文章字數在限制以內，於是我才想到以這個方式發佈作品。請注意，這些本來是專欄文章，不是學術論文，最初也沒有想過要結集成書，所以有現在這樣的正文和註腳格式。

我所寫的內容並非全都關於宣教，至少不是直接有關。普宣刊物不只關於宣教，還關於普世教會的大環境，要把各個國家的宗教、社會、經濟、政治、人口各方面的實況呈現在讀者眼前。在禱告和為神的國工作時，我們看到這一切都互相關聯。普宣向來都是禱告、研究、宣教運動的匯聚點，所以現在我們嘗試建構一個宏觀視野，看基督教信仰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間的關係。

我們得到的結果當然很不完整，而且很主觀。要清楚地表達我個人有限的見解已經很難，而普宣是個機構，我的言論不一定能代表機構的立場。而且這些言論或許會使某些人困惑，甚至感到被冒犯；加上疫情的狀況每天都在變化，書中很多內容在出版之際也許都已經過時。在這眾多不足之中，我經常回想起其中一位代禱同工拜恩妙斯 (Brian Mills) 的提點，他教導我去思想「神想要通過這一切事情向我們說甚麼？」，還有「神要藉著這些事成就甚麼？」帖撒羅尼迦前書 5:21 說：「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很能勉勵我們。近來我在讀約伯記，也不斷學習避免經常問「為甚麼」。

於是，我把我對新冠肺炎疫情未來會怎樣影響教會和宣教事工的觀察和理解結集起來，小心翼翼地呈上。我肯定將來必定會有更多的研究和論文比我的整合更加完整。我深信幾天之後，我已經會一邊搥自己巴掌一邊叫道：「我怎麼會忽略了這點！」不過，不完美而完成了的作品，總比雖然理想化而沒辦法完成的作品好。

我嘗試把所有資訊串連在一起，編製成書，過程裡我獲益良多。我希望這本書也能夠幫助你們。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經文均引用和合本。

走進未知的領域

「我們的世界從此不再一樣。」

過去一段日子，我們大概都看到了這句話。雖然確實有點誇張，但是 2020 年只過了幾個月，我們已經看到微小的病毒怎樣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疫情的發展仍然不明朗，政府、教會、宣教機構的反應不斷在變化，在這時候，對於這麼複雜的主題想要寫點甚麼，可以說有點愚蠢。然而，這個題目值得我們深思，以祈禱的心回應，不僅是一次，而是恆常地。既然政府機構每天都開會評估和制定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那麼全職事奉的人大抵需要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經常留意新聞消息，作出應對，當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 1) **我們所知不足**。對於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 2 和它所引起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我們所知的仍然不足夠。這種病毒之所以稱為**新型冠狀病毒**，正因為它是新的。就在幾週前，初步的醫學研究才首次提供有關這種病毒的科學事實和傳播方式的確鑿證據。[有相當多的理據證明](#)，這是一種使人困惑的病毒，出現在一個使人困惑的時刻。甚至有[研究](#)指病毒已經變種，然而我們離製成疫苗或尋得治癒方法還有很遠。我們可以嘗試預測，但是沒有人能夠肯定新冠肺炎疫情在未來十二個月會為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

這麼重大的變化來得這麼迅速，預測和預言都有風險。你讀到這篇文章之際，相比我撰寫這篇文章之時，情況將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然後又會再變化。有些國家似乎已經度過了最嚴峻的時刻，企業、辦公室、教會逐漸重新開放。然而，我們也看見報導說有[第二波](#)爆發，有更強頑的病毒變種，而且這個病對康復者留下永久損害。如果世界上最好的病毒學家、流行病學家、經濟學家尚且不知道幾個月後的情況會怎樣，誰會知道呢？

- 2) **修正方向**。一向以來，西方思想認為人類在不停進步。這個論述現在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然而大概不是致命的打擊。儘管新聞向來總是喜歡報導可怕的災難和衝突，但是在過去七十五年，世上大多數地區都蓬勃發展。然而我們總是脆弱的，會遭遇挫折。戰爭、極端氣候事件、自然災害、疫症是最常見的禍事，有時會使人類的發展倒退好幾代。

但是必須記住，不受約束的「進步」經常使我們朝著非必要的方向走。這樣的挫折迫使我們改變想法（也即「悔改」）。新冠肺炎疫情會不會被視為一個分水嶺，促使文明的發展

不再不受控制，而按必要修正方向？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這是契機去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塑造比較清潔、公平、仁慈的未來。就連神也曾經願意拆毀祂所建立的東西，拔出祂所栽植的東西（耶 45:4）。

- 3) **不可能回復正常**，因為這次疫症前的生活根本不正常。部分舊有的生活方式，我們根本不應該**希望**重拾。如果我們對過去的一切都感到滿意，那就大抵需要認真自我反省。眼下也是真正的機會，可以利用當前的劇變去改善我們的生活、社區、社會。這一切結束之後，無論我們回到怎樣的生活，都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但是可能變得更接近應有的樣子。

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群體免疫可能不會出現，短期內也無法製成有效的疫苗或找到治療方法。一波又一波的病毒變種和經濟災難可能使我們在未來幾年處於劣勢。如果這樣，那麼人類文明的變化就可能比我們在疫情開始時所預期的更大。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會回復原狀，我們將為此感恩。但是其他方面可能徹底改變，而且是永久地改變。

- 4) **如果未來充滿不確定，我們又怎能訂立計劃呢？**多年來，企業領導者一直在提倡靈活、靈巧、精簡等概念。打破「一切都在我們掌控之中」這個迷思是痛苦的經歷，但是可能助人得救，特別是對於北方世界。這不僅適用於世俗社會，也適用於我們對待基督教事工的態度。隨著周遭各項精心部署的長期策略瓦解，我們可能會陷入癱瘓，但是我們可以向南方世界的弟兄姊妹學習。（大致上，南方世界包括非洲、大多數亞洲國家、拉丁美洲，北方世界則指歐洲、北美、大洋洲，然而也有例外）。出於必要，南方世界許多國家早已實踐了精簡和靈活的原則。他們也知道怎樣在波折之中求生，好好發揮。

「基督教世界的思維模式常常假設我們能掌控一切，並且可以按計劃過完一生。下一次當我們希望『比自己軟弱』的伙伴能更有效地計劃和實踐時，我們要記住，我們的文化使我們拙於應對突發情況，正如他們的文化使他們拙於計劃。」

- 5) **事實和真相很重要。**我看過一些報導（包括公共衛生、教會事工、海外宣教等領域），把個別事例說成是全世界的共同現象。我們很容易假設，在自己的小天地觀察到的情況，在世上到處都存在。說得寬容一點，這種態度是謬誤的思維；說得嚴重一點，這種態度顯示了一個人以自己的民族為中心，像拜偶像一樣推崇自己的民族，鼓勵這些心態。而且，縱使我們希望、渴望某個情況是真的，甚至熱切地為之祈禱，也不會使那個

情況成為事實。我們除非知道一件事**是真的**，否則不應該把那**說成是真的**。屬真理的人必須逃避這兩個試探：把資料投射到過大的範圍，以及為了傳福音而操弄資訊。自從在伊甸園發生的事以來，仇敵的職責一直是挑動我們偽造、篡改甚至隱瞞資訊，使我們覺得自己好些、偉大些、聰明些！主觀願望不等同基於聖經的信心，而福音永遠不會被真相危害到。神的王國容得下事實，但是容不下語言偽術。

- 6)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以不要試圖強迫所有人做相同的事。面對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千個人可能有一千種反應和感受。一竹篙打一船人是有害的。有些人選擇遵守政府政策，有些會反抗。有些人會感到恐慌和絕望，另一些人選擇以鋼鐵般的意志堅持下去。有些人採取鴛鴦政策，另一些人大肆宣揚陰謀論，也有人飢渴地學習。有些人主動發起了一些難以置信的社區關懷行動，另一些人則自私地囤積物資。有些人視封鎖措施為奇妙的造就門徒機會，另一些人的信仰則翻了船。擁有同等信心、同樣敬虔的基督徒也會把新冠肺炎疫情歸因於南轅北轍的因素。有些人會像星星一樣閃耀，另一些人將會失去所有美好見證。

更大的視野：社會文化問題

- 7) **全球化正遭受巨大打擊**，而原因不只一個。實施出入境限制是最直接、顯而易見的原因，也是全球化減弱結果。由於人覺得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等全球機構失敗，所以對他們幻想破滅，甚至感到憤慨，這也是全球化退潮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重大的經濟衰退。在瘟疫等類似的危機之中，人類歷來有一種明智的傾向，就是減少活動，因此全球化陷入停頓也就不足為奇。

然而，疫情造成的損害不只是輕輕地刮花了佛里曼 (Friedman) 的《[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人開始認真審視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基礎本身。全球化遭受嚴重打擊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基督徒之間的看法大概會有差異。然而，就普世宣教而言，似乎全球化通常加快宣教發展，而民族主義冒升往往阻礙普世宣教發展。下文會詳述。

- 8) **種族主義、仇外心理、扭曲的民族主義興起**。有些少數族裔遭到[仇恨和暴力的對待](#)，另一些少數族裔的新冠肺炎[個案比例高於其他族群](#)。反移民運動和反移民態度也伴隨著這些趨勢。無論在美國、歐洲、中東、非洲南部還是南亞，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幾乎都在面對極大的難關。在這些時刻，社區往往變得不願意接納陌生人，針對新移民的懷疑態度激增，「外人」被妖魔化，歧視變得名正言順，人心變得剛硬。聯合國秘書長稱之為「[仇恨海嘯](#)」。

面對這些障礙，基督徒怎樣向不同文化的人、也向未得之民分享耶穌的福音？我們是不是願意跨越這種偏見來證明福音的復和大能？這是多麼寶貴的機會！可以說，最使人不安的是，面對這一切，許多基督徒不只沒有公開反對這種偏見，反而助長偏見，成為其中一分子。我們既然是基督的跟隨者，就應該有清晰可見的立場，以回應耶穌「誰是我的鄰舍？」的提問，並且延伸這節經文的精神：「在基督裡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西 3:11)

- 9) **矛盾加劇，越來越少人願意作誠懇有益的對話**，這情況不僅出現在國家之間，還發生在國家內不同群體之間，甚至人與人之間。老實說，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已經有這個情況。有些人熱烈支持世界衛生組織，有些人則相信 5G 手機網絡傳播疫症或 ID21 陰謀論，兩種人對話不太可能達成共識，甚至不能友善地交談。在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裡，這也幾乎不可能。

在美國本來已經有很嚴重的分歧，而跟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使分歧加劇；我們應該感到難過而不是驚訝。我聽過嬰兒潮一代跟八、九十後互相指責對方的行為不負責任，態度自私。可以看到，大城市市民和住在人口稀疏的農村的居民對封鎖措施的態度有巨大分歧。窮人責怪富人把病毒帶進國家，而且嫉恨富人在封鎖期間還可以舒適地生活。富人對封鎖感到不滿，因為使他們損失財產。那些想要如常外出工作的人討厭那些想要留在家裡保障安全的人，反之亦然。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民怨沸騰，特別是如果政府沒有採取及時和明智的行動。

中國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做法難辭其咎，所以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譴責迅速蔓延，尤其是一些國家需要找代罪羔羊，以便使人不再注意自己應對危機不力。中國的反應充滿敵意，這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有人警告，中國民族主義變得高漲，可能不只影響貿易戰，還會使東亞地區軍事局勢更加緊張。在經濟衰退時期，民族主義和鷹派外交政策總是大受歡迎。其他國家都在緊張地觀望，不只是台灣。

- 10) **獨裁者正抓緊機會鞏固權力。**威權主義本已在加劇。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鎖將會使威權統治變本加厲，加速削弱健康的民主機制。有些人會主張，在對抗疫情的過程裡暫時放棄一些自由是合情合理的，並且最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是甚麼時候可以取回來呢？過去，專制政權成功說服人民以公民自由換取安全保障。即使在自由民主政體裡，也鮮有政府在取得對人民的控制權後又自願放棄的。更何況那些能夠輕易控制和壓迫人民的獨裁國家呢？在俄羅斯，個人防護裝備不足的醫務人員[被迫承擔低薪而高風險的苦差](#)。在中國，[有關武漢的社交媒體帖文](#)被清除乾淨，報導這種情況的人被消失或[受到死亡威脅](#)。在香港，執政者抓住了封鎖的機會，[逮捕了一些支持民主的反對派領袖](#)。[一些獨裁者](#)拒絕承認病毒在國家裡存在，甚至連提及「冠狀病毒」一詞都會被逮捕。獨裁政權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劇變來改變法律，對人民的生活進行更精細的控制，並且消除政治異己，而[這些情形會複製到其他地方](#)（即使程度非常輕）。
- 11) **老大哥 在看著你。**全球主義不斷遭受重擊，獨裁者奪權，公民權利被剝奪，政府暫停向人民問責。政府越來越多監控人民，甚至嚴重得使我們應該警惕。以前，監控是為了打擊犯罪，保障守法的公民安全；「你如果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就沒有甚麼需要害怕。」今天，我們看到以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名義開展的電子監控。在中國，政府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來規限每個人的行動自由。在西方，政府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來追蹤接觸過患者的人，這樣做所涉及的隱私問題引起技術方面和哲學方面的辯論，但是情況沒有中國那麼嚴重。現實是，我們已經把隱私售賣——甚至可說是割讓——給那些管理我們網上生活的公司，只為了方便。

試想像，一個事奉者的一切活動、和別人的接觸，都被一家公司或政府追蹤著。如果他是外國宣教士，或者是政府不認可的宗派的牧者，當他與某甲、某乙、某丙、某丁接觸時，執政者就會收到電子警號。那四人繼而也出現在監控名單上。想像一下地下教會會眾，他們的電子設備不僅出賣自己的位置，更出賣他們和別人對話的內容。其實這不是幻想，因為這種技術已經無處不在。使人擔心的是，這也可能發生在有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國家，在我們身上。想到敵對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可以怎樣濫用這種權力，真是使人不寒而慄。

- 12) **利用援助物資作為武器**不是甚麼新鮮事，這很可悲。長期以來，暴虐的政權收到國際援助，都會扣起不給予少數族裔、政治上的反對組織、宗教少數，這是他們一直採用的手段。因為封鎖造成了貧困問題和糧食短缺，這些事現在也發生。有報導指那些不屬於當權集團的人索取食物援助被拒，或者須接受附帶條件，例如改變信仰。這些事真使人心碎。然而，這些地方的基督教慈善團體不分信仰教義或膚色，幫助**每個**有需要的人，這份仁慈甚至連接受者也感到意外，這個畫面又是多麼美麗。

- 13) **我們不能外出，這時候網上生活的基礎逐漸打好**。這有很多好處，例如我們可以跟家人、朋友、教會、不同的群體保持互動，前提是能支付通訊設備和寬頻服務的基本費用。網上有大量基督教資源，也有分散我們注意力的東西、各式娛樂、各樣惡事，多得驚人。教育、商業、政府，當然還有新聞領域，都或多或少成功地由線下轉到了線上運作。等到疫症過去，大多數人的生活都不太可能回到完全以線下為主。反之，一眾公司會爭先恐後建立更多基礎建設來加速這種過渡。數以十億計的潛在客戶和消費者都在等待更快、更便宜的網絡供應和看之不盡的內容，這樣說並不誇張。

- 14) **心理健康問題和相關的身體健康問題正在加劇**。幾乎可以肯定，[患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數將大大增加。失業、經濟危機、封鎖的煎熬、家庭暴力、虐兒、自殺念頭、焦慮、恐慌、沮喪，全都需要得到富同情心和有效的回應。數百萬人都因為連續多個星期缺乏任何社交接觸而前所未有地痛苦，情緒低落。此外，在家上學的孩子對家庭造成的精神壓力；[全世界九成以上的學生都沒法回到學校](#)。

教會通常 - - 雖然不總是 - - 能讓受苦者找到愛、關懷、支持、接納。當然，教會通常要正常運作，才能有這個作用，但是目前教會並不正常運作。雖然基督教事工可以滿足人的各種屬靈需要，包括心理健康的靈性層面，但是信徒如果只是樂意助人而缺乏適當的訓練，就無法幫助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良好的心理健康護理需要大量資源，而在這樣的時

勢，整個醫療系統已經不勝負荷，資源短缺。教會以及整個社會將會不得不學習怎樣滿足這些不斷增長的需求，也要消除公眾對精神問題的忌諱。

- 15) **過渡疲勞是真實的問題**。事實是，我們的世界在很短時間內發生了深遠的變化。無法想像我們的生活失去了互聯網會怎樣，然而世上大多數人口都比互聯網年輕！2000年，彼得·凱柏爾（Peter Gabriel）¹在 *Downside Up*（顛倒）裡唱道：「我確信惟一不變的就是事情變得越來越快。」

假若你在2000年向人解釋 Uber 和 AirBnB、無人機和 SpaceX、無人駕駛電動汽車、降噪耳機、FitBits、Strava 和支援 GPS 的智能手錶、3D 生物打印機、可觸控平板電腦和老少咸宜的智能手機、人工智能、CRISPR 技術和基因編輯、Echo、Alexa、Siri、Facebo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Netflix 等的空前成功，他們可能會認為你瘋了。你如果有妄想症傾向，千萬別看波士頓動力公司（Boston Dynamics）機器人的短片，也不要看它們被用來監察社交距離的[新聞](#)。熟悉電腦領域的人都知道[摩爾定律](#)和微處理器技術的進步速度。坦白說，這一切都使人眼花撩亂。

然而，到了2020年，短短幾個月之內發生極速的劇變，是我們在社會、文化、財政、哲學等層面都沒有準備好過渡的。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學習新常態（「新常態」又是一個惱人的詞），但是適應這些新的日常運作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狀況很快會再次改變，無可避免。

- 16) **勝利**屬於創新得最快最好的人。在商業世界，這個概念並不新鮮。但是現在這也適用於教會、基督教機構、宣教機構、宣教工場的團隊。教會遷移到網上，基督教機構要回應時代的需要，宣教機構招募、訓練、差遣工人，宣教工場團隊想要帶來影響，都要創新。有時候這意味著你不需要有很大名氣或者很多資源，你的事工也可以快速擴張，取得成效。

¹ 譯註：歌手，在七十年代是前衛搖滾樂隊 Genesis 的主音。

經濟方面

- 17) **全球、多數國家和城市的經濟增長都受到歷史性的重創。**疫情所造成的破壞將大於 2008 至 2009 年的經濟衰退。世界已經損失萬億美元，還會繼續損失。有專家估計，要花很多年，可能是幾十年，才能撿拾現在倒下了的所有骨牌。[有些行業](#)可能永遠無法完全恢復。印度失業率超過 27%，多於一億二千萬勞動人口沒有工作。而美國僅在 2020 年 4 月，就失去了[二千二百萬個職位](#)。這種規模的經濟動盪和損失，只有大蕭條時期能夠相比。只有時間能證明這個判斷是不是正確，然而這敲響了警號。這場全球疫症很可能引致全球經濟大衰退。即使沒有大蕭條時期那麼嚴重，全球大衰退將會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也大大影響我們在社會實踐信仰，以及普世宣教。

- 18) **富者愈富，其餘的人被甩在後面。**財富和權力比以往更迅速地集中到最有特權的人手裡。這個時代曾經成功減少絕對貧窮，值得讚賞，但是現在龐大的貧富懸殊正開始形成。不只在個人之間，更出現在企業之間、社會各群體之間，甚至國與國之間。新冠肺炎疫情打擊經濟，人人都會經歷困難，但是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家遠比厄瓜多爾、肯亞、孟加拉容易度過難關。亞馬遜、蘋果、谷歌等財力雄厚的企業，股票市值正在加速上漲，而家庭式經營的公司正在研究怎樣保持償付能力。2020 年，我們這一代人首次[在全球對抗貧窮的戰爭中落敗](#)，因為全世界接近一半有工作的人面對「[生計即時受到破壞的危險](#)」。

住在豪宅內的名人因為太苦悶而要我們看他們在自己的花園和游泳池的生活片段，而數以億計住在貧民窟的人則在尋找水和食物，掙扎求存。企業和政治精英在鍍金的籠子裡隔離，裡面有私人豪華房車和私人飛機，讓他們穿梭各處，繼續累積金錢或權力。即使我們的文化向來熱衷於看富人名人的生活，但是現在大眾不能再忍受這個不斷擴大的鴻溝，公眾的憤怒開始沸騰。罷交租運動只是第一個徵兆。

- 19) **特別多窮人受傳染病感染。**先看看北方世界採取甚麼策略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社交距離、在家工作和上學、一次過買一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轉向網上生活、勤用肥皂和水洗手、商業貸款、紓困津貼、量化寬鬆，甚至是全民基本收入保障。這一切是為了減慢感染增幅，紓緩醫療系統的壓力。

但是如果不能實施以上任何措施，怎麼辦？要是你和八個人同住只有兩個房間的房子，當中包括老邁體弱的雙親和祖父母，怎麼辦？要是你惟一一份收入來源是每天在擁擠的市場做小生意，貨源是面對面向熟人購買的，生意不足的那晚你一家就要捱餓，怎麼辦？要是

你住在簡陋的房子，水要走到五公里以外的公共水井取，而肥皂是有錢人的奢侈品，怎麼辦？要是你的國家根本沒有公共醫療服務，怎麼辦？傳媒和基督教同工的報告說，南方世界的饑荒加劇，人越來越絕望。如果對付疾病的策略比疾病本身更差，我們就必須找其他方法。

- 20) **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看利益比人重要，這種資本主義是道德破產的。**希望我們現在都可以領略到「[這世上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事](#)」，無需由其他人告訴我們。有些制度基本上不公義，不是服務人而是奴役人，這是不對勁的。不顧後果地追求利益，跟耶穌的福音無法相容，也罔顧每個人大得無可估計的價值。社會上一些群體的反應使這個事實更加明顯。或許我們將會從這個試煉明白到[經濟增長是偶像](#)，明白到人類真正的美好生活不是只看國內生產總值或者標準普爾指數，還有更多更多東西。有新聞報導，政府發給小公司的資助和貸款，一些大公司卻去領取（[洛杉磯湖人隊](#)，我在說你們）；一些企業向來利用稅務漏洞和避稅港來致力逃稅，現在要求從政府的振興經濟方案受惠；還有很多這類例子。現在，大家看出護士、清潔工、安老院工人、飲食業僱員、小食店東主、老師都是英雄。大家對非技術工人的錯誤觀念瓦解了，因為我們發現其實他們也是「必要服務人員」。²

疫情過後，或許我們的經濟制度會改善、改革了，根據這些英雄為社會增加的價值而獎勵他們，減少商業機構管理層的花紅和薪金；那些企業專門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使少數人致富。坦白說，那些管理層現在領的花紅和薪金多得荒謬離譜。一位[很有智慧的新加坡教會領袖](#)說：「人不應該被迫住在懸崖邊緣，而應該得到足夠的緩衝來應付預計不到而必定不時來襲的危機。全球經濟需要修理，公平和憐憫應該是當中內建的價值觀。」

耶穌一再表明人的價值比金錢高。一個女人用極貴的香油澆在祂腳上；馬利亞在馬大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安坐祂面前；寡婦奉獻僅有的兩個小錢；祂潔淨聖殿破壞本土經濟；祂間接使一群豬死亡。還有許多其他事件，讓我們看見耶穌會怎樣回答「經濟方面又怎樣」這個問題。經濟重要，只因為人更重要。

² 譯註：essential workers 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歐美的用語，原本指醫生、護士等為了應付疫情而必需繼續上班的人；還有警察、銀行、超市等等，都是人民生活必要的，他們也可以繼續離家上班；至於 non-essential workers，例如貿易、美容、娛樂等等，從業員就需要遵守 stay-at-home order 或 shelter-in-place order，不准離家上班。後期，西方民間開始有人反對 lockdown，提出「所有行業都是 essential workers」，要求政府准許任何行業的從業員都可以離家上班。

21) 有了以上的醒覺後，人可能會加快採用**先進的科技和政策**。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經濟危機已經使某些國家加速引入潔淨能源，而不再付大量金錢補貼高污染、非再生的化石能源系統。政府可能會重新審視避稅港，那些避稅港只讓最富有的企業和個人得益。向來，政府的一些政策刺激逐底競爭³，減低向企業的徵稅率，使自己的國家或省分成為財務法律最寬鬆的地方，吸引多些公司搬遷來；今後，人可能開始抗拒這些政策。另外，政府可能重新注重公共醫療系統，使之為每個人的最大利益服務，包括貧窮和脆弱的人，而不是服務股東的經濟利益。政府甚至可能會認真考慮全民基本收入保障這個徹底的變革。並非每個基督徒都會同意這些是好的發展，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是時候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這個制度根本上就有嚴重錯誤，現在顯露出來了。無憐憫的資本主義引致巨大的破壞，曾經被這個有缺陷的制度殃及的人民將會開始渴望採用更激進的政治和經濟模式，這個渴望可能十分強烈。

³ 譯註：race to the bottom，指政府為了吸收資金投資設廠而競相放寬環保限制、減低保障工人權益、減稅。

全球瘟疫之中基督徒的見證

社會科學和市場研究指出，一個負面經歷需要用[五個正面經歷](#)來抵消，一個網上負評需要用[四十個正面的客戶體驗](#)來抵消。我們不可以認為神的王國所需要的只是區區的公關活動，然而我們是神王國的大使，在這個崗位上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

- 22) **世界在看**。我敢說，至少在西方世界，很多人觀望著一些著名的基督徒會不會做出可以被理解為愚昧或有害的事，會不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的確在看。疫症期間，世人會藉著基督徒怎樣說話、怎樣做事、怎樣生活來詮釋基督教。**人就是信息**。我們不能期望世俗的媒體給我們任何恩典，而一些西方基督徒的言行已經羞辱了耶穌的名。有時候，他們的動機其實是好的，這使我們看著更加難受。他們渴望牧養受苦的人，為受苦的人禱告，渴望相聚團契，彼此安慰，靠著信仰對抗恐懼，這一切全都值得讚揚。不過，怎樣才是作鹽作光？怎樣才是愛人如己？公然違背神所設立的掌權者預防疾病傳播的措施？公開地拒絕相信有知名基督徒認可的科學結論？世上許多人努力要我們失敗，我們的行動怎樣向這個世界有效地表達耶穌的美善？

一位伊斯蘭宣教領袖告訴我，一些穆斯林在新冠肺炎疫情裡的不當行為帶來了嚴重的破壞，他說的消息是可靠的。首先，很多伊斯蘭教士說新冠肺炎疫情是異教徒的疾病，不會找上虔誠的穆斯林。他們說，繼續聚集祈禱吧。於是，清真寺成了社區傳播病毒的熱點。第二，位於不同國家的很多伊斯蘭宣教運動分子不理會政府的限聚令，繼續聚會。這些聚會大量傳播病毒，負責人受到審查、敵視，甚至[被控誤殺](#)。同類事情正在很多國家發生。我們不想要穆斯林生病，更加不希望他們死亡！我們也不想要墮入同一個陷阱，像這些誤導人的領袖一樣。

- 23) **政治和信仰的交集**變得前所未有地敏感和惹人爭議，至少在一些國家是這樣。感恩的是，很多國家沒有讓基督教政治化。但是不幸地，在危機出現的時候，政治通常變得更加兩極化，人的言行變得不客氣。教會裡不應該是這樣，然而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在看來正常的時期，我們要對政見不同的人仁慈、忍耐、有同理心、有愛已經夠難；而現在，面對面的相聚停止了，實體聚會暫停了，我們可以舒服地待在同溫層和迴聲室，要實踐彼此相愛豈不是難上加難？基督徒可以做得更好嗎？當然可以——耶穌的大能兩千年來一直在轉化人！但是我們一定要願意心意更新而變化，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羅 12:1）。聖靈可能會叫我們改變**政見**，但我更肯定的是，祂會叫我們改變**處理政治的方法**。

- 24) **基督徒與陰謀論**。耶穌說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麼為甚麼追隨祂的人非常[天真地相信謊言](#)，並且熱衷於傳播那些謊言？要相信看不見的事，這不是藉口讓我們忘記有責任成熟地思考。我們固然期待新天新地，然而這不讓我們有權支持破壞現今的世界，認為現今的世人理應受苦受難。我們明白到，世界體系、執政者、掌權者並不只在物質世界裡運作，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每個狂想都是真的！[福音派聯盟救濟基金 \(Tearfund\)](#) 指出教會在疫情裡可以擔任七個重要角色，首要就是「傳播正確和清晰的信息」，第二是「對抗虛假和有害的資訊，以抵抗恐慌，防止歧視」。我們如果遇到陷入了這個陷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記住提摩太後書 2:24-26。

我們如果不加思索就接受虛假的教導，就沒有用全部的理智愛主我們的神（太 22:37，《簡明聖經》），也沒有「像蛇那樣機警」（太 10:16，《環球聖經譯本》）。如果散播謊言，就是作假見證，觸犯了第九條誡命。如果教導虛假的信息，就會受到更嚴重的審判（雅 3:1）。如果喜歡論斷和指控別人，就離棄了基督的心腸，祂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我們用來量給別人的量器，也會用來量給我們（太 7:2）。最後，我們如果「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後 4:4），就使基督的名蒙羞。

同樣，我們也不應該不加思索就接受這個不信的世界想要我們採納的主流論述。我們知道那也建基於謊言。所以，我們一定該用其他方法理解新聞，解讀時事。不過更重要的是，要顯出我們是真理和愛的群體，這樣作見證。

每逢有人向我講陰謀論，我通常會回應說「那又怎樣？」即使所有推斷都百分之百正確，那會改變耶穌呼召我做的事嗎？會改變耶穌呼召我成為怎樣的人嗎？會改變耶穌呼召我活出怎樣的生命嗎？不會改變啊。

- 25) **聖靈的恩賜極其重要**，而有聖靈恩賜的人不只要有能力，更要有謙卑、溫柔、透明度。這些恩賜是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而現在基督的身體極需要獲建立！目前 YouTube 先知和先見激增，但是真正有先見之明，能讓普世教會得著裝備去回應時代的人在哪裡呢？為病人祈禱，見到神實實在在地在加護病房行走的人在哪裡呢？我相信神絕對能夠做超越科學的事，使懷疑者相信祂；我也相信神正在這樣做。我們要祈求主賜下更多這些恩賜，也要祈求神使我們中間不會出現不誠實地販售屬靈事物的人和神棍。願那些懷著那麼大的信心走這個方向的人也有智慧和正直去做好這件事。願那些行使屬靈恩賜的人，尤其是那些自視為使徒的人，「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祂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羅 15:18-19）。慈愛的神，求祢使我們教會裡不會有假教師，不會有人用愚蠢的行為使耶穌的名在列邦變得可厭！

- 26) **成功神學與關顧窮人**。希望這次危機會讓所有人知道，那些肆意兜售成功神學的人是靈性破產的。新冠肺炎無情地蹂躪眾教會（甚至是、尤其是五旬宗和靈恩教會），一些人就算相信「你說出想要甚麼，就會得到甚麼」，也同樣染病。這種信念聲稱在這個墮落了世界之中，信徒能對病毒免疫。一些這樣的傳道人證明了成功神學行得通，至少使他們自己金銀滿屋。但是他們專注看自己的收入，而最窮的人受著最大的痛苦，這顯出了這些傳道人非常偏頗。他們的問題，不只在於他們的聲稱有使人困擾的神學後果。這些人宣講說耶穌有憐憫和愛，他們其實是披著羊皮的狼。

感恩的是，我們看見更多基督徒作出無私的服事和恩慈的行為，顯出馬太福音 25:40 的精神：「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雅各書 1:27 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許許多多教會正在用憐憫的行動向窮人彰顯神的愛。

- 27) **基督徒的慷慨是很強的見證**。這跟上一段開頭所講的情況相反。西方社會的未信者很多時候說基督教領袖是易受賄賂的、貪婪的。他們假設，幾乎所有牧者或基督教公眾人物的動機都是貪財和貪權。我們知道這不正確，至少不是常常正確，但是這種看法根深蒂固。研究證明，有信仰的人比沒有信仰的人樂意施予，而基督徒往往最慷慨。當然，這類研究涉及一連串複雜的問題。

不論是小教會、慈善食堂或是遠處的宣教工場，不論是對朋友、對有需要的鄰舍，還是參與全球的行動，基督徒在這次經濟衰退和全球危機裡都有機會展示慷慨精神。我們不是要驕傲地炫耀，以滿足虛榮心，而是要把我們的光照在人前，使他們看見我們的好行為，就把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我們當中多數人都樂意聽耶穌的吩咐進內室祈禱，然後把我們的靈性收藏在那裡。但是耶穌在這裡明確地指示追隨者應當清晰地把光照在人前。為甚麼？要叫他們看見我們的好行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對抗自私的本能，完全公開和誠懇地施予別人。

可能是我沒有多加留意吧，但是我常常疑惑為甚麼大家沒有更多強調新約聖經裡的教會多麼重視慷慨。我們知道信徒從前怎樣凡物公用，「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 2:44-45）和慷慨同時出現的還有許多神蹟奇事，人人都敬畏神，大家在聖殿和家庭裡有熱心的團契，基督徒得眾人喜愛，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慷慨是復興的一部分！

再者，在使徒行傳 11:27-30 我們看見安提阿教會怎樣回應一場**全球**饑荒。他們慷慨捐獻給住在猶太、沒那麼富有的弟兄姊妹。保羅自己的事工其中一個突出的地方就是從外邦人教會收集捐獻，帶給耶路撒冷貧窮的信徒。雖然我們無法得知這次收集是不是成功，但是保羅肯定非常重視。普世教會應該實踐慷慨，擁有較多資源的人分享給擁有較少資源的人，然而這似乎是現今基督教的一個盲點。或許不是盲點，而是尷尬的話題，最好不要提起。

我深信基督徒如果極為慷慨地捐獻給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對不信的世人來說是強大的福音見證。這包括了捐獻給本地的弟兄姊妹，但是絕對也包括捐獻給海外最有需要的地方。這會打破很多未信者錯誤的觀念。這會證明我們的確是全世界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分子。這會證明我們沒有沉迷追求財富，沒有被瑪門控制，像許多世人那樣。這會證明我們屬於一個比我們大的使命，為了這個使命我們放下安逸。這會證明我們在基督裡的自由，耶穌已經改變我們，以至我們可以自由地給予，喜樂地奉獻。

封鎖期間的教會生活

- 28) **對基督的身體來說，這帶來機遇而不是危害。**基督教曾經忍耐過無數瘟疫和流行病。基督教捱過火災、水災、經濟災害、自然災害、敵意沸騰的時期、有系統的迫害，生存下來。其他宗教興起或者重新流行，有些宗教努力遏制或者泯滅基督教信仰。世上幾乎每一種壞事，都曾經有人說是基督教引起的。最近的挑戰是享樂主義和放縱浪費，因為基督徒的財富和空間時間多得史無前例（不過這財富和空間現正受著威脅了）。很多時候，對基督教最大的危害是基督徒自身的世俗化和偶像膜拜！

然而我們今天仍然站穩，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教會面對過世界的仇恨、肉體的軟弱、魔鬼的暴行，經歷了這一切一切，仍舊站穩。甚至可以說，很多時候，基督的身體不只捱過風雨飄搖，還藉此變得更強壯。新冠肺炎疫情絕不會使教會消失。不過，我們如果把握眼前的機會，跟隨耶穌的愛和聖靈的大能來行動，就會受熬煉，蓬勃發展成長，傳揚福音，這些可以成為這章歷史的主題。選擇在於我們。

- 29) **基督的身體是一群行動的人，而不是暫時空置了的建築物。**請看大多數地方，教會都正在健康地增長。由下而上每個信徒都參與的運動是最信實地傳揚福音的途徑，培育門徒也最有效。如果教會成為體制，越來越複雜的架構或許會攔阻人數增長，窒礙靈命成長。毫不意外，今日全球最有活力的植堂教會比較像新約聖經裡的那些教會，而不是像擁有尖頂大教堂或者巨大建築物的超大型教會。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證明了，教會的本質不是建築物，而是一群遵主話語、蒙主聖靈充滿的人。

在後基督教的西方，我們如果願意聽，就有功課要學。人對於有組織的宗教越來越反感；教會可以用的錢越來越少；年輕一代不願意上教會；一些教會跟本地的群體脫節；這種種現象都可能要求教會加快轉型為關係為本的網絡，而不再是一個僵化了的體制。由下而上每個信徒都參與的模式一次次在疫症、社會分化、經濟危機、甚至持續的迫害之中成功。說來好像很可怕——在前面的日子，裝備得最好的教會會像在伊朗或越南跟隨耶穌的信徒，而不像在美國或澳洲的信徒。

- 30) **隔離與以色列被擄的對比。**教會在全球疫情期間的一個極大機遇，是打破教會裡的眾偶像，並且改革生活方式。十二支派沒能放棄偶像崇拜，直到他們被擄流落異鄉。回歸之後，偶像崇拜似乎被連根拔起了，甚至「偶像」一詞在四福音從沒有出現過。新約首次出現這個詞是使徒行傳第七章司提反的講道，他明確表示被擄是因為以色列人不斷拜偶像。

我並不是指，新冠肺炎疫情是神在懲罰今日神的子民拜偶像。顯然我們多數人的經歷跟被擄恰恰相反，我們被迫留在家裡，而不是被帶離家園！然而我們大概會認同，在大多數文化裡，各種形式的拜偶像是真實的問題。現在教會裡所有事物都被顛覆，受到強烈的搖撼，我們就有機會校正我們一起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方式，使我們的優先次序反映天國的優先次序。

- 31) **超大型教會的終結？**[有跡象顯示](#)超大型教會時代已經告終。在大部分國家總會繼續有大教會，[有部分會](#)力上加力，對社區帶來正面影響。然而基督徒的人口分布，或者說得準確些，在基督教不再是國教的地方，基督徒的人口分布似乎顯示，消費者導向的教會正在快速沒落。一家超大型教會的教會理念模型如果不包含活潑的細胞小組，就可能非常難以由新冠肺炎疫情恢復過來，因為會眾不一定繼續忠於這家教會。本來他們參加崇拜的時候就是隱姓埋名的，疫情之後他們很容易改為只在家觀看崇拜，也可以輕易轉為看其他教會的崇拜直播。有些教會公然違反封鎖令，如果有理由，有多少是為了保住收入，包括什一奉獻、其他奉獻（和政府為了刺激經濟而贈送給市民的現金支票），從而維持樓宇和活動的龐大支出？有多少是因為主任牧師想要體現權力，不願意聽從世俗政府的指令？

沒有人能準確預測 2021 年的教會生活會怎樣。可是我們差不多能保證，許多教會將會因為嘗試維持巨大教堂的開支而耗盡金錢；他們將不能再維持那種開支。巨大教堂的時代已經過去，那種教堂已經不再配合教會存在的目的。當然不只超大型教會將會這樣。不過，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加速超大型教會的沒落。

- 32) **武力抗爭**。不是每個基督徒都享有我們這個國家的基督徒享有的自由；我們當中一些人聽見這事，會很震驚，不過我希望只有少數人會這樣震驚。我們當中另一些人則可能震驚於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別處的宗教迫害多麼嚴重。事實是，約[廿六億信徒受逼迫、恐嚇，或者崇拜方式受禁制](#)。在一些情況，這是因為政府藉立法和政策而設立禁制，在另一些情況，是非基督教的主流宗教（包括無神論）在禁制基督徒。在北方世界，我們大部分人不知道付高昂代價跟隨耶穌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次疫情裡，我看著全球各地教會和政權的關係，有點擔心，不完全確定應該怎樣分析。一方面，有政府藉此高調或暗中打壓教會，使我憂心。另一方面，有基督徒決意不理會政府的政策和限聚令，也使我憂心。我相信他們有些人曾經引用撒母耳記上 15:23。此外，世俗化悄悄地造成影響，基督徒和教會在後基督教的西方日漸被邊緣化，也使人不安。然而，信徒把這說成是別人「向信仰宣戰」，彷彿他們身處朝鮮或沙地阿拉伯而不是美國或英國，同樣使人不安。

當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以公眾安全之名禁止基督徒聚集崇拜，我們該怎樣做，怎樣說？大麻店、酒舖、墮胎診所被視為「必要服務」，教會卻排除在外，我們應該怎樣回應？我們甚麼時候順服政權，像羅馬書 13:1-5 說的，甚麼時候要反對？我們可不可以說「[我們的建築物關門了，教會卻仍活著](#)」，喊這樣的口號，正確地肯定教會不是建築物，卻同時鼓噪要求這些建築物儘快獲准重開，甚至違法在建築物裡聚會？

沒有簡單的答案。不同種類的人、不同種類的教會、不同的國家和文化，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都不同。無論我們做甚麼，願我們都按基督的性情去做。我們如果做一件事的時候不能按基督的性情去做，就大概不該做。

- 33) **提高標準，別降低門檻！** 疫情期間大家迅速轉向虛擬教會生活，這引致一個意外後果；這也是教會生活網上革命的同一個後果。是用市場推廣技巧和營銷策略來塑造崇拜經驗的同一個後果。使人儘量容易參與教會生活，最初大抵有良好的目的，然而不用費力就能參與，這讓很多人習慣了屬靈娛樂而不是積極做門徒，特別在大教會。

基督教信仰不是觀看體育運動。如果教會遷就靈性最低的人，如果人在眾多會眾之中輕易隱姓埋名，如果人只是看單向廣播，如果人輕易進出網上教會生活，被動的參與就會成為常態。市場學有個說法：「你用甚麼吸引人來，就吸引了他們來做甚麼。」這為今日響起真實的警告。我們的電子策略創造出怎樣的門徒呢？在虛擬世界作穩健的門徒培訓當然可行，條件是我們的教會和事工想要走這個方向。我的一位友人在封鎖期間開始網上[聖潔會 \(Holy Club\)](#)，效法衛斯理兄弟的嚴謹門徒培訓計劃。

我們報告我們有怎樣的教會生活和事工有甚麼成績的時候，總是偏向降低門檻，把觀看人數當作教會崇拜的「出席率」，每次有人看我們的網站就當是我們已經向那人傳福音。別人給個「讚」，我們就算作為基督贏得了一個靈魂。我經常聽見有人說「無數、千百萬人」參加近期大型基督教網上活動，次數之多讓我難堪。

不要落入數字遊戲，以為每次有人點擊就是教會贏得了一個靈魂。不要以為量等於質。我們總是很想要過於寬鬆地評估我們的統計數字，這個試探一直存在。同樣，我們總是很想要把自己和自己的事工說得比現實好，這個試探一直存在。這是世俗的不誠實態度，我們不能讓這種態度滲入我們的思想。這永不能帶來天國的果子。在教會歷史裡，有明顯增長的教會一般是標準較高的那些。

- 34) **我們不該因為疫情而停止外展和傳福音。**若有任何影響，疫情有潛在加強傳福音力度的能力，若我們謹慎而行！無數的電子傳福音資源幫助基督徒分享信仰，起始點很簡單，僅是與未信的朋友及家人分享具啟發的故事、歌曲或電影。而且還有更投入和有意識地藉電子媒介的接觸未信者。

此外，有不少基督徒的家居或家人中亦有未信者。有些基督徒所居住和工作的環境仍然可以謹慎地傳福音。有些國家的禁足令有限度，或是開始放寬。好資源有很多，非洲最有效傳福音的事工之一[非洲企業](#) (African Enterprise) 提供了如何做[居家傳福音](#)的資源。一如既往，將資源裁剪成為更適合地方的情況會更加有效。

- 35) **重新思考活動為本的情況。**古老諺語說我們生而為人，而不是做甚麼才成為人，於我們因禁足令及社交距離而感到不安的時候，更須謹記。普世宣教機構 (Operation Word) 對[佈道的定義](#)是[貝賓頓的四邊形](#) (Bebbington's quadrilateral)，尤須注意，用貝賓頓自己的話說，行動主義是四邊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邊。因此，佈道的基督信仰遠超神學教義，我們的信仰激勵我們的生活方式及參與的行動均反映我們的信仰。福音派教會生活忙個不亦樂乎，反映對行動主義的重視，然而如此重視 (或甚至是沉迷) 經常走不出會眾及本地社群而走進更寬廣的世界。當我們的生活被迫守安息，我們的佈道是否面臨存在的危機？若我們的宗教實踐不能處理必須的「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的季節，或許，我們需要重新校準焦點。

宣教動員

- 36) **新型冠狀病毒的禁足變成宣教鎖禁**。大使命仍然是未竟之工。無論我們如何詮釋或理解大使命的範圍，我們明顯看見，並未使萬國成為門徒，遵守所有耶穌吩咐的教訓。我們也知道，至少在美國，「大使命」一詞對很多教友而言甚為陌生。我不期望其他國家的情況有何不同。明顯地，宣教動員的工作仍遠遠落後。然而，全球大部分教會在禁足的狀態，至少暫時如此。網上的教會生活主要是單向地由教會領袖團隊廣播，結合由一部分會眾群體或細胞小組進行視像會議。前者如無名氏般參與，而後者於組內有一定的緊密關係。圈外人對這樣的狀況會感到如何呢？這樣的安排下，宣教動員者在哪裡找到平台向會眾分享普世宣教異象呢？讓嘉賓講員在虛擬崇拜中分享全球的宣教情況，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下極不可能。

在大部分教會，講台的「守衛森嚴」，這是正確的。不僅是為權力的制衡及守住門戶，而且會眾有強大的責任感，要就每個向整個屬靈群體宣講的機會保障安全。能夠站到教會講壇，即使最好的日子，亦是極度稀少。這需要耐心地建立關係及整體公眾度，在現時而言，十分困難。

- 37) **一時不見，便告忘懷，再談「隱藏的人」**。在未來的每周及每月，網上的會眾一般會聚焦於本地的外展，或是欠奉。在教會努力迎向風暴的季節，她們也許容易會拋棄全球參與及宣教異象。固然，有很多地方工作可做。面對新冠疫情而增加的牧養需要，以及社區的需要愈來愈多，教會領袖將會感到重擔的壓力。若我們門前的人們已經在受苦垂死，誰會想到從神學而來，世界另一端的人和社群的需要呢？

熟悉全球宣教的我們，幾乎全都熟悉「未得之民」。當溫德博士 (Dr. Ralph Winter) 於 [1974年洛桑大會](#) 引入這個破天荒的概念，他使用「[隱藏的人](#)」這詞語。在其後的數十年，「族群思想」成為普世宣教運動的規範框架。由於迅速的全球化及城市化，有些人努力以赴宣教的時候離開這個框架方式，根據地區的基礎而不是散居的民族與文化而進行。

然而這 [7400個獨特的語言族群](#) 再一次成為「隱藏的人」。隱藏，不是因為他們不在可見範圍，而是我們的異象由遠處的海外工場移向專注於本地的就近情況。當家中有極度緊急的屬靈需要，要堅持基督徒的優先回應地球另一面的人在靈性上的絕望，似乎很自私。當然，自從有了普世宣教的呼召以來，一直有人用這個論據來說不必做海外宣教，不必看全世界。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使這個論據更有分量。

- 38) **差傳大會停止了**，正如體育賽事、音樂會、藝術節和幾乎所有大型公眾活動都停止了。一般而言，差傳大會近年已經減少。然而數十年來，這是招募新一代宣教士十分有效的方式。這樣的大會，有些為年輕人而設，例如 [Urbana](#) (及世界各地 [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主持的其他大會)、[Cross](#)、[The Send](#)；有些為個別宗派而設，例如 [神召會](#) 或 [聖公會](#) 的差傳大會；有些讓所有基督徒參與，例如南美洲的 [CIMA](#)、尼日利亞的 [AWMC](#)、英國的 [GoFest](#)、澳洲的 [ReachOut](#)、加拿大的 [Missionfest](#)、北美華人的 [CMC](#)、南韓的 [MissionKorea](#)。有些取消了，大抵因此損失很多錢，也失去了寶貴的動力。我們不知道那些原本計劃下半年舉行的差傳大會將會怎樣，因為不知道這種會變種的新型病毒對未來數月和數年**所有**公共聚會的影響。

失去的動力，或許只能在多年後重拾，又或者不再恢復過來。又或者，基督徒因為渴望為這個寶貴的使命而聚集，所以更積極地一起崇拜、禱告、動員人去宣教。可能會有新的形式出現來推進大使命！但是現在，想想有多少人過去曾經在差傳大會裡蒙召宣教，當中有孩童、青少年、初職青年、其他人。2020年會有多少人因為差傳大會和聚會取消了而失去那樣的經歷？一些差傳大會可能以後不再召開，有多少人會因此失去那樣的經歷？神必然能夠在這樣的發展裡工作，把現在看來是挫折的事轉化為我們沒有預期的勝利，但是前景使我們深思。

- 39) **我們的世界正在縮小** (不是好的縮小)，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之中許多人的實物世界縮小到四面牆之內，我們在裡面隔離防疫，而出行國外是褪色的記憶了。我們的願望縮減至希望自己的身體能生存，情緒和財政不崩潰。我們的身分同樣縮小，由全球公民變為支持部落主義，「自己顧自己」。要說服人舉目望向宣教工場，莊稼熟透有待收割，在順境中也有難度；而在我們身處的情況，要提倡把有限的資源、金錢、精力、注意力用於陌生人，在全球疫情裡十分困難艱鉅。或許這是疫情對普世宣教的最大打擊；旅遊警示或經濟下滑不算是嚴重的打擊，嚴重的打擊是基督徒閉上心門，不理會住在別處未聞福音者的靈性困苦和迫切需要。等到封鎖期完結，教會重整啟動，可能帶著創傷的疤痕，可能有更新了的信心和佈道熱情；無論如何，到時候要重拾失去的宣教動員基礎和動力，仍然是艱鉅的任務。

面對這些景況，即使只是暫時的，我們怎樣緊急而有效地動員基督的身體參與普世宣教？關心大使命的普通基督徒可以做甚麼？牧師和基督教領袖繼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時候，怎樣才能同時幫助他們所牧養領導的人舉目看莊稼熟透的禾場？

差遣宣教士

我們可能會看見傳統西方差傳模式瓦解，這樣說並不誇張。就算不是崩潰，也至少可能是大幅衰退。原因如下：

- 40) **全球地緣政治和相關的經濟情況大大影響普世宣教。**因為我們的差傳模式需要資金，所以顯而易見，突然的經濟下滑會使差遣宣教士有困難。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的影響。一般而言，當世界和平繁榮的時候，利他主義、全球意識、籌款、簽證、外遊都相對易辦。當全球處於衝突和經濟動盪的時期，這一切就困難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自鐵器時代晚期以來，每逢有龐大而穩定的帝國掌權，都往往為差傳提供良好的條件。強大而穩定的帝國通常有很好的交通基建（例如羅馬帝國鋪設的道路）、標準的度量衡、法治，遏止暴力犯罪和混亂，改善公共衛生和醫療基礎設施，有共通的語言，識字率提升，技術快速進步等等。這些都有助加速福音傳播。在不列顛治世⁴或美利堅治世⁵就確實這樣。然而，就算在強烈敵視基督教的帝國裡，以上因素也助長了福音傳播，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和中國的增長就是明證。

世界可能即將陷入巨大的經濟困境；而且，世界大國的影響力下降，又越來越彼此仇視和對抗，那麼[接近無政府狀態的情況將會增加](#)，我們可以預期教會差遣宣教士到其他國家的機會將會大大削減。

- 41) **差傳工作本來已經昂貴，至少某些模式的差傳是這樣。**差遣一個長期工人（別說是一個家庭）全職受薪做差傳工作，是昂貴的事，特別是如果宣教士期望有北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加上醫保、養老金、兒童教育、定期回家等等，需要一大筆投資，但是不能保證有任何回報。不能否認以這種方式宣教是昂貴的！綜觀來說，這通常非常值得，但是並不便宜。除了維持宣教家庭的支出，大型項目尤其需要投放大量現金：蓋樓、製作傳福音或門徒訓練材料、挖井、為當地人提供醫療或教育，這一切有價值的項目，還有無數其他項目，只有在基督徒樂意奉獻時才能完成。

⁴ 譯註：Pax Britannica，指 1815 至 1914 年期間，大英帝國成為全球霸主，各國間的戰爭比之前和之後相對地少。

⁵ 譯註：Pax Americana，指二十世紀下半，美國強大，世上各處的戰爭相對其他時期較少。

42) **宣教奉獻與經濟繁榮息息相關**。感恩的是，這不是鐵一般的定律。許多基督徒即使在經濟困難時期也慷慨解囊，樂意奉獻。很多來自經濟較不富裕的家境或國家的信徒，施贈的比例可能比富裕的弟兄姊妹高。不過一般來說，當經濟受打擊的時候，基督徒的奉獻也會打折扣。順景時，呼籲人按聖經教導那樣慷慨奉獻，可能會違反人性傾向，更何況當我們自身有經濟需要時，我們怎樣能為素未謀面的人慷慨付出呢？早期研究顯示，[基督徒的奉獻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頭幾週驟減](#)。最近[美國一份有關非牟利機構的報告](#)指出，將近一半機構預計會損失五成或更多收入。這正在影響西方教會運作事工的能力，那麼更可以確定，這會更嚴重地影響宣教差傳。我聽聞一些宣教機構因為西方捐獻減少，不得不「裁減」幾百個在海外工場的本地同工。另一個機構的宣教士也被知會，因為奉獻減少，未來六個月只能以一半的資助維生。

43) **宣教更容易受財困打擊**，因為人通常把宣教排在最低的優先次序。教會預算縮減的時候，通常首先停止奉獻給海外宣教。他們通常優先把錢用於添置音響設備、多聘一個牧養兒童的傳道人、捐助社區食物銀行，以及其他許多財政預算項目。有些教會的預算是按種類劃分的，那樣可以保障對宣教的奉獻最少幾個月，之後也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在南方世界許多地區，奉獻跟生存的關係比較密切，直接影響教會每月、甚至每周的財政健康。那麼，在全球疫情之下，眾教會實際上只能接觸當地社區，服事世界的規模大幅縮減，宣教工場的財政豈不是更艱難嗎？有些宣教項目沒有可供宣傳的一面，有些宣教崗位沒那麼英勇動人，例如差遣國的行政崗位，他們收到的奉獻也會減少。普宣出版社的團隊是研究員和動員者，我們十分熟悉這個事實。

有些宣教士跟捐助者已經建立牢固的關係，較少受奉獻減少的影響，但也不一定能倖免。然而，世界脫離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海外宣教資助會重新多起來嗎？還有待觀望，但是我預期，眾教會將會比過往捐較多錢給附近的項目，而這意味著宣教奉獻受到打擊。

44) **在福音未傳到的地區宣教，也許最受影響**。[多年來都有研究顯示](#)，基督徒並沒有按本分慷慨奉獻。這些研究發現，用於宣教的奉獻，等於所有基督徒收入的千分之一。而用於宣教的錢當中，只有很少用於還沒有聽過福音的地方。對前線宣教士的奉獻往往出於真正的信心。你無法保證這樣奉獻會得到可觀的回報；宣教士可能要忠心服事多年以後，才取得突破。而且，人奉獻金錢給福音未及之地的事工，支持宣教士接觸最少聽福音的人，礙於安全考慮，奉獻者很可能難以和那些宣教士聯繫。

45) 在北方世界的宣教運動，**宣教組織的結構通常耗用很多資源**。宣教機構規模很大，運作精密，講求專業，因此需要大量資金來維持。然而，在裡面做行政的同工，由於崗位聽來並不英勇動人，所以籌務自己的薪金有困難。要麼他們支薪不足，要麼機構不得不由宣教同工籌得的資助調動部分來支付這些被認為是必要的日常開支。當前奉獻減少了，出發宣教的人也少了，對未來的全球宣教造成後遺症，所以我們需要革新，重新組織完成大使命的方法。**我們談論新冠肺炎疫情怎樣影響宣教的時候，立即談財政損失和行政資源，這本身就反映了宣教已經變得那麼制度化！**當然從前並非一直是這樣的。有些人會說，今天最有效的宣教發生在機構主導的框架之外。

46) **宣教訓練雖然沒有完全停止，但是被打斷**。這星期我在網上跨越大西洋見一個美國人，他將會成為普宣的隊員，已經完成三個月迎新培訓，加入我們的宣教機構（[國際環球福音會](#)）。迎新培訓開頭是面對面的，後來因為美國的社交隔離措施，轉移到網上。我們事工的辦公室在在英國一家[宣教學院](#)裡面。這個學年最後一個學期才剛開始，學院也已經全面網絡化。西方所有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如果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前沒有開始提供網絡教學，將會面臨生存的困難！

感謝神供應網上的替代方案，可以進行小組會議、使用圖書館的書刊、交功課等等。儘管這些靈活的措施使人讚賞，卻不能完美替代人在群體裡面對面接觸，學生看見理論變成現實，從中學習，受到真實的塑造。更何況我們是裝備人進入跨文化服事，做很費靈性力量的事工？基督徒的教育和事工裝備，就像生活其他層面一樣，需要因時制宜，發展新的策略來作有效的訓練。

許多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財政已經岌岌可危。新冠肺炎疫情對他們的存亡有多大影響？有多少機構將被迫倒閉？多數神學院和基督教院校的學生人數下跌，這使許多宣教機構預期長遠來說招募到的人數會暴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日常生活空間萎縮、經濟下滑、全球外遊停擺、宣教動員活動減少，會使宣教機構有一段時期難以招募到新的工人。我們當然期望和禱告情況會相反，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情況是最可能的。

47) **現在宣教士前往工場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許多國家關閉邊境，有些國家不准某些地區的人入境，有些國家禁止任何人入境。如果現在到海外去，很可能給人很差的觀感，你本身的文化會覺得這樣做不好，你去的國家那裡的人也會覺得你不應該這時候來。就算你能夠進入某個國家，經費也比平時高得多，尤其是如果你抵達後首兩周需要自費在政府指定的隔離設施裡度過。旅遊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也增加，而你籌募到的支持減少。

- 48) **在滯留狀態裡的宣教士**。請特別記念那些已經從工場回來述職，或是準備出發的宣教士！今天我從一位朋友聽到，有位我和他都認識的宣教士試圖返回服事的工場，他們本來在那裡服事一個很少聽見福音的群體。他們現今滯留在一個國家，不是他們自身的國家，也不是工場的國家，在等待回到他們蒙召服事的地方，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我認識的另一對夫婦已經準備好第一次出發，而封城和經濟情況使他們受差遣的程序陷入癱瘓，使他們無法去任何地方。這樣的事有數百或數千起；你會意識到影響多麼嚴重。

很多宣教士在新型冠狀病毒散播時，出於許多完全合理的原因，返回自己的國家，但對他們來說這是痛苦的決定。無可避免，其中一些人會因無法控制的因素，延期返回工場。失去支持、灰心、希望幻滅、被逼返回原有生活，意味著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將不會重返工場。

- 49) **短宣團及短期宣教的價值**，近年來備受爭議，正反雙方都能提出合理的論據（當然都有統計數據支持！）大概十年前，教產業。隨著外遊的終止，我們發現短宣團對大使命的龐大貢獻。那些專靠短宣團服務帶來收入的承辦商，無法為生。倘若大多數人是透過這些短宣旅程，將來成為長遠的工人，那麼中期來說，對長遠的工人裝備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短宣團對長遠的宣教服事，不論是後續的參與、奉獻和代禱，都有不可或缺的影響。故此，著實是一個明顯的損失。

- 50) **成本計算將成為預工的必要**。不再像 2019 年，宣教士享有教會的大力支持、籌款輕易，往返工場的行程穩定又便捷、受歡迎且容易融入當地文化、又能快速見到果效。這些因素將變得困難。我們在聖經中看到，神允許瘟疫、飢荒、逼迫、殉道；一般的人生本來已經夠艱難，而事奉神的代價更大。

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說出聖經中記載的俄珥巴是誰，但是我們的選擇更像她的選擇，而不是她嫂子路得的選擇；路得說：「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裡死，我也在哪裡死，也葬在哪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得 1:16-17）我們宣教，沒有被要求作出路得那樣的宣告。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列出他為福音受了哪些苦，也許那張清單是更好的宣教準備。他在以弗所對朋友說的話也是很好的宣教準備：「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

我遇過所有在事工上有非凡影響的宣教士，沒有一位的生命不是非凡地順服於「活著是為基督，死了就有益處」這個原則。我寫這句話的時候，非常清楚我的事奉使我處身英國這

個相對舒適和安穩的環境。

宣教工場的現實

- 51) 「西方比較優越」這個迷思（又再）被打破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特別是如果曾經作宣教服事，這應該不是新事。當然，來自北方世界各個文化的人——例如德國人、澳洲人、新加坡人、加拿大人，都帶著他們文化的特長來一同服事，那些特長有助救贖計劃實現。但是他們的恩賜並不比加納人、巴西人、菲律賓人、印度人的恩賜更珍貴或重要。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地區例如台灣、南韓、香港等妥善協調，有效應對，甚至預先採取積極的封鎖措施，例如南非（還實行禁酒令）和沙特阿拉伯（甚至在齋戒月期間）。相比起來，一些西方國家雜亂無章的應對就顯得笨拙，管理不善。

許多基督徒不會意識到，南方世界許多地區的人都把西方文明等同於基督教和耶穌的信息。在他們眼裡，頗多美國人好戰，頗多歐洲人縱慾，頗多澳洲紐西蘭人酗酒，這些都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對於數十億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等人來說，他們看到的基督教看來完全是道德淪喪。他們讀到的惟一「聖經」就是他們認為是基督徒者的行為。現在，西方人不只顯得不道德，還顯得愚蠢，因為一些所謂「基督教」國家浪費了數週可以好好準備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寶貴時間，然後為自己的懈怠自圓其說，現在還用滲透著種族歧視的藉口來掩飾政策失誤——或者說，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整全的政策。

奉耶穌之名而來的西方宣教士可能會發現，他們第一樣工作必須是拆解人對他們信仰的許多錯誤觀念。

- 52) 無論如何，**全球宣教使命都不再是西方的事**。在南方世界跟隨耶穌的人已經遠遠超過北方世界。[多年前的研究已經發現](#)，來自南方世界的宣教士多於來自北方世界的。過去，西方宣教事業和西方帝國一起發展，例如通過西班牙征服者、大英帝國統治者、美國媒體。現在西方的領導地位走下坡，無論在技術、財政、還是軍事方面。在宣教方面，西方也不再是領導者。十九和二十世紀差遣宣教士出去的那些國家，現在情況最好的只是保持固有光景，而更多國家在經歷急劇的衰落。

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的宣教士增幅抵消了這個衰落。北方世界信徒對全球宣教的慷慨捐輸也在減緩，而南方世界教會的經濟力量正在增加。而且，就連在宣教的事上，金錢也有影響力，即使我們有多不喜歡這點也好。宣教事工的方針多數仍然由寫支票的人設定。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人減少捐款支持宣教，加上西方國家的宣教差遣逐漸減

少，都將會直接而深切地產生影響，使人不再認為西方宣教界在宣教上是權威。

- 53) 「**宣教的未來將是本土的**」，[世界福音聯盟宣教委員會](#)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Commission) 執行主任馬特加 (Jay Matenga) 的這句話簡潔有力。這句話適用於「**是誰宣教**」的問題。差遣宣教士的運動在南方世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僅服事那些需要福音轉化的本土社群，而且跨越地理、語言、文化障礙，向外傳播耶穌的福音。這句話也適用於「**怎樣宣教**」的問題。將會盛行的是由平信徒由下而上發起，用有機的方式，而不是用過去兩個世紀的大規模系統式操作和帝國主義式做法。

過往歐洲人、美國人、韓國人等犯過的錯誤將無可避免地重複出現。但是，西方人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至少暫時）無法到達一些地方和群體那裡，有誰能比已經在那裡的人更好地將基督教的信息本色化呢？基督教的追隨者和使者身處一個多中心的宣教世界，代表的是「[一種全球化的基督教信仰，不需要國家基督教的殘餘，尤其是權力和財富](#)」。誰能比這些由下而上的運動更好地證明，耶穌的信息關乎不一樣的能力、不一樣的財富？

- 54) **不可持續的差遣模式和不足的宣教論將被放棄**，這是出於必需多於願望。西方捐款突然減少，不僅迫使西方宣教士離開或不能進入工場事奉，還迫使南方世界成千上萬依賴西方資助的工人離开工場。另一個常不被看見的影響是，差遣西方宣教士的模式需要大量現金，這種模式已經複製到其他地方。這通常是由於沒有其他明顯的選擇，但也是因為西方領袖施壓要求其他地區仿效他們。富裕的捐款者支持專業受薪宣教士，這個宣教模式在西方也要苦苦經營，試想像一下這對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很多地區的宣教事工帶來多大壓力！就算營商宣教的模式正常來說比較靈活，然而，如果宣教是不是有效取決於營商是不是成功，就會出現問題。目前，全球各地的商業都在關閉。對全球宣教的未來而言，發展出可持續的模式是必要的，不僅為了在工場上**進行宣教**，也為了從較不富裕的國家**差遣工人到工場**，並且讓他們可以**一直留在工場事奉**。

如果有人認為宣教主要是在大型傳福音活動裡拯救靈魂，這其實是個懶惰的主張，並且對大多數跨文化王國事工不公平。但是這個標籤已經深入人心，也並非全是偶然或惡意的。神的宣教使命從不只是在大型佈道會裡數數有多少人舉手，而是要轉化整個受造世界。無論怎樣，大型活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至少現在是這樣。同時，藉著家庭聚會和親屬團體，有效地使教會增長，這從來不會不合時宜。

- 55) **整全宣教日益受重視**。這是指整全地以福音服事全人和整個社群。這不僅在全球疫病大流行和經濟危機之中正合時宜，而且也正屬於宣教實踐的核心。自從 1974 年洛桑大會以來

([其實是之前](#))，有前瞻遠見的福音派人士已經大力主張整全宣教。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人的需要變得迫切。這為耶穌的跟隨者提供了一個平台，以證明福音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關聯，也證明神渴望把醫治和健全帶到人類活動的每個範疇。教會要向世界展示神關懷弱勢群體，包括窮人、孤兒寡婦、異鄉人、難民；要展示接待人的屬靈恩賜；要展示慷慨和同情心是基督教的基本價值。教會向世界展示這一切的舞台已經準備好了。

傳聞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期間，某些國家的政府看人民的宗教信仰來分配經濟援助和食物。基督徒等宗教少數派的人，除非改變信仰，不然可能分不到金錢和食物。同時，這些國家裡的基督教機構正在向任何有需要的人分發食物，不分信仰或膚色。這是多麼有力的見證！我聽說過有來自穆斯林背景的本土信徒，在一些需要最迫切和最少聽聞福音的地方參與分發食品和衛生用品。在福音未及之地，社群的長老甚至政府人士都向當地的基督教機構求助。現在就有很多絕佳機會去分享和展示基督的愛。我們會迎接挑戰嗎？我們怎樣在這類前線上和弟兄姐妹伙伴合作，使他們服事更得力？

- 56)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最需要幫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沒有機會得到幫助的地方。**他們缺乏途徑聽耶穌的福音，也沒法得到食物、住房、醫療保健、教育等等。未得之民之所以還沒有被福音得著，正因為他們是最難接觸的——在地理、文化、語言、靈性上都是這樣。由於世上大部分地區的人都不能聚集，跨國出行幾乎全面停止，傳福音的活動幾乎肯定在急劇下降。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前，我們就已經在戰事裡失利；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估計，全世界[未聞福音的人口每天增長約七萬人](#)。也就是說，我們的現況是：世上未聞福音人數的增長超過了基督徒向之傳福音的人數，每年達到二千六百萬！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鎖措施，幾乎肯定我們現在失利的速度更快。

世界上最少聽聞福音的人口也是最貧窮的人口。儘管我們對窮人受苦通常選擇視而不見，但是在這個時候，最貧窮的人所受的苦不會有改善，只會變本加厲。在擁擠的城市貧民窟裡的人、無家可歸的人，以及數百萬被困於移民營和難民營中的人[發現他們的困境雪上加霜](#)。即使他們不是難民而是受薪工人，他們也面臨[比本地人更大的風險](#)。這不僅可見於[希臘](#)、[法國](#)、[土耳其](#)的移民營和難民營，也可見於[波斯灣地區](#)、[新加坡](#)、[印度](#)的勞工宿舍。有些基督徒（一些是宣教士，但大多數是本地人）正在盡一切努力來幫助被困在難民營和移民營的人。我希望和祈求看見，會有很多有宣教使命心志的基督徒向這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群奉獻，並且在可能的時候儘快前去幫助他們。

基督徒應該優先傳耶穌的福音給未得之民？還是應該優先對付世上的不公義（經濟、社

會、種族、性等方面)，視為王國使命的重點？兩者有時候好像有衝突。我相信研究表明，最少聽聞福音的地方往往是人類苦難最普遍、種種不公義最嚴重的地方。兩者沒有衝突，卻有巨大的潛力發揮協同效應。

57) **非基督徒有多種反應**。像前面說過，人在這時候對新冠肺炎疫情或對基督教事工將不會只有一種反應。在急難裡的絕大部分人，無論是亟需食物、住所、飯碗甚至希望，都不會拒絕接受援助，除非援助附帶了無法接受的條件。在許多情況下，基督徒的慷慨和仁慈會換來敞開的心靈。但是，我們不應該期望急難當前會自動轉化為屬靈的飢渴。我有一位同工，他是個**非常**得力的傳道者和宣教士，曾經在許多未得之民中間服事。他跟我說，有許多非基督徒，他一直嘗試傳福音給他們，但是他們的人生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這使他很悲傷。許多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都可能這樣。人如果認為上主或眾神的意志不可阻擋和無可避免，就會覺得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或克服新冠肺炎通常沒有意義。他們儘管可能會恐懼，但是經常會無奈放棄。神學家自然會更仔細和複雜地解釋伊斯蘭教的預定論 (qadar) 和印度教、佛教的業報 (karma) 概念，但是大多數飢餓或受感染的人不是神學家。

58) 在世上大多數地方，**人們對基督教的敵意日益加劇**。不論是在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支持的無神論、伊斯蘭教、印度教甚至佛教都加劇了對基督教少數群體的迫害。近年來，宗教原教旨主義 (包括基督教原教旨主義) 一直增長，部分是因為人認為受到全球化入侵，傳統身分受到侵蝕，作出反抗。高漲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合作，那些人任意暴虐卻能逍遙法外。世界大國之間關係緊張，外交立場具侵略性、甚至敵意，這些情況將會悄悄地、甚至明目張膽地鼓吹針對宗教少數群體。基督徒往往比其他任何群體更常遭受迫害，就算只因為基督徒遍布全球，人數眾多。

西方世界失去了道德權威，也失去骨氣，不為在海外受逼迫的基督教少數群體發聲、辯護，使政治和宗教勢力更加膽大妄為地迫害教會，通常是零星的迫害，有時候是有系統的迫害。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這個時期，每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集中關注自己的地方，人就恐懼弱勢少數群體，產生謠言、仇外心態、機會主義，群起針對他們，無論是宗教上還是其他方面的少數群體。在公正法治薄弱或封鎖措施引發重大經濟危機的地方，這個問題將會最顯著、最可怕。願神使我們中間沒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暴力，不論信仰甚麼的人都不會被宗教暴力殘害！

59) **全球宣教停擺和差遣宣教士急劇減少將會是個挫折**——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是。收割的禾場失去委身的工人將會是打擊。慷慨的奉獻不只支持宣教士的工作，更支持許多本土教會，失去了奉獻也將會是打擊。我在前面寫過這些慷慨奉獻怎樣支持著教會的宣教和事工。慷慨奉獻也能向不信的世界作有力的見證。

但是，外人的金錢奉獻也有可能造成不良的依賴，特別是如果處理奉獻的方法不明智的話。這是在宣教界廣泛討論的問題，而通過宣教行動建立的教會也越來越多著手處理這個問題。正直、問責、信任，這些關鍵原則和基督徒的奉獻息息相關。這些原則必須雙向運作，而當彼此的關係跨越地理和文化界線的時候，更需要這樣。隨著以機構為主的大規模捐助減少，基督教團體之間將會需要大大發展有機的合作，重視關係。有些人有能力捐助，而其他人則有機會在患難裡行善。他們為甚麼不更直接地合作呢？

但是，正如過去所見，失去外國捐助者的資金雖然使人遺憾，但是也可能迫使事工轉型，變得健康自主和真正地創新。對羽翼未豐的教會來說，外國宣教士突然消失幾乎一定是慘痛的經歷，但是有時就是要把雛鳥從巢裡推出去，牠才真正知道可以自己飛行。本地人負責的事工和宣教運動能夠找到有效、適當、可持續的方式開展王國事工。而且，即使我們大家都較喜歡一同服事，他們卻往往比我們外人做得好！從高度依賴外援的宣教工場，過渡到土生土長的教會運動自我維持、自我繁衍、自己發展神學，過程中轉捩點的出現通常早於大多數外國宣教機構能接受的時機。

現在工人前往工場面臨困難，資金也捉襟見肘，這樣的時勢正為由下而上的宣教運動發展提供空間。對神全然信靠成了家常便飯。引用施達德 (C. T. Sutdd) 的不朽名言來說：「資金再次不足了，哈利路亞！這意味著神信任我們，並且願意把祂的聲譽交在我們手中。」

60) **基督徒群體是基督的見證**。在危機時期，社群往往會團結起來，為的是照顧自己人（這是個好的動機），也有時為了抹黑和排斥外人（顯然不是好的）。現在，**基督徒群體**必須以恩典、接待、慷慨、公正為可見的特質。從使徒行傳就開始可見，歷史上有許多很好的例子，基督徒群體成為傳播福音的有力工具。凱爾特教會 (Celtic Church，起源於不列顛群島) 和聖本篤修會修士 (Benedictines，起源於意大利) 是同一時代的，他們都從第六世紀開始就在歐洲產生巨大的宣教影響。這些宣教群體的網絡在黑暗時代有效地傳播了福音，並且幾乎無意地成為了文化和學問的重要保存者。今天的人如果尋求有意義的信仰和群體，就會跟這些古老的修道運動有強烈的共鳴。這些群體對成員有嚴格要求，要他們委身於群體的價值觀，嚴格實踐屬靈操練，過捨己犧牲的生活。然而，他們的功效顯而易見，我們今天有越來越多人嘗試仿效他們。

徹底的個人主義並不足以反映我們對三位一體真神的信仰，而我們身處的這個時期——甚至是時代——正突顯出這點。其實，受了洗卻自私的人曾幾何時反映過基督？徹底委身的群體和緊密團結的事工團隊提供了超卓的宣教機會。一同生活，一同建立關係，並且活在基督的主權下，這已經是有力的見證。為了使耶穌在萬國知名而這樣做，是活出神的使命的有效途徑，歷代的人都證明了這點。如今，新冠肺炎的感染浪潮癱瘓了全球化和跨國出行，並且在未來日子裡大大削弱徹底的個人主義。在這樣一個世界，以宣教使命為中心的群體生活方式可能正是最有效的宣教策略。

- 61) **最強的基督徒群體是甚麼？**就是多樣化、多元文化的宣教團隊。在上文，我提到種族歧視、仇外心理、惡性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而許多社會裡不同時代、政治派別、經濟地位的人之間的鴻溝也在不斷加深。這些在天國裡都不可接受，完全不可接受。神對人類的願景恰恰相反，重點是要我們不同而合一。這不禁使人想起啟示錄第五章和第七章的情景，各國、各族、各民、各語言群體在羔羊的寶座前合一；這個意念啟發我們。

《普世宣教手冊》早已說過多元文化團隊很有影響力，有助建立主的王國。不同文化、性格、性別、世代的人有不同的恩賜和長處，都有助救贖計劃實現，也各有弱點和盲點。我們一起事奉，可以幫助彼此看到這些盲點，找出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文化包袱。這可能會讓人覺得很磨人（因為事實是這樣），但是在基督裡的弟兄姐妹會把我們粗糙的邊緣打磨掉。這有時也稱為成聖！更重要的是，多元化、多文化的團隊能夠傳達出和好的大能，是最終只有通過耶穌基督才能找到的那種和好。家庭、社區、國家如果破碎和分裂了，通常自己會知道，即使很難承認。如果曾經互相為敵的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韓國人和日本人、黑人和白人、男性和女性，甚至是利物浦和曼聯的支持者——互相服事、尊重、愛護，一起為收割莊稼而努力，這是多麼大的力量！

- 62) **工場的封鎖使許多有效的宣教工作陷於癱瘓。**許多宣教士不顧自己安危，選擇留在工場，但是被迫自我隔離，雖然很接近卻接觸不了他們蒙召去服事的人。試想像：你因為意識到周圍的苦難，和當地及國際的弟兄姐妹一起受感動去愛失喪的人，所以你決定留在工場，結果卻不可以走出去服事，你的挫折感會有多大。

因此，新冠肺炎不僅使許多人離开工場，就連那些能夠留下來的人也發現他們的工作受到嚴重限制。在宣教工作中失去外籍同工有可能增加效果，然而只在某些情況下，而且效果不是立竿見影的。然而，這也減損了基督身體那種美麗而強大的多元化。當地同工和被迫離開的外籍同工一樣，深深感受到這樣的損失。我見過本土宣教士分享他們多麼懷念外籍

同工，沒有了他們，覺得好像欠缺了甚麼。然而，跟我們其他人一樣，這次隔離提供了時間來培養基督徒群體，無論在實體世界還是網上世界。這讓宣教團隊能聆聽神的話，重新思考策略。而且也許最重要的是，這為禱告開闢了時間和空間。我們很快就會深入探討這個課題。

- 63) **勇敢和犧牲的服事會通往開啟的門**，而最安全的路徑則通往關閉的門。我知道有一個很大的宣教團隊在一個未得福音的國家，這個國家在最好的時候已經夠危險的了。在那個國家實施封鎖之前，領導層就已經提議送他們回國。在這個地方，受新冠肺炎感染致死的機會要大得多。結果，**團隊的每一個人**都選擇了留下來。當許多其他的外籍人士紛紛逃離的時候，當地人注意到這些工人冒著生命危險留下，是為了奉耶穌的名去愛這塊土地和其上的人。我想起了安得烈弟兄 (Brother Andrew) 的話：「沒有門是對福音封閉的，只要你不管進門之後可不可以再出來。」

另一個機構的領袖告訴我，他們的一個工場為本土同工要求比正常雙倍的月薪；這個工場所在的國家裡，主流宗教經常迫害基督徒。我問為甚麼會這樣，結果聽到一個使人驚嘆的故事。那裡有些主流宗教人士因為經濟不景氣而失去家園或者被趕出家門，那些基督徒同工就收留他們在自己的家裡住。在那個文化裡，提供住所就要一併提供食物，因此需要更多資金。由於他們向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分享食物和住所，基督徒就成了眾所周知的求助對象。

這就是會引人注意的見證和委身。早期的基督徒也以這種名聲聞名。羅馬帝國曾經瘟疫橫行，富裕的精英和異教群眾逃離那些城市，基督徒和他們擦肩而過，卻是往相反方向走，到城市裡照顧病人和埋葬死者。他們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這樣的行為使原本敵視他們的人變得越來越同情他們，也使這個奇特的猶太教小分支變成了贏得一整個帝國的信仰。如果宣教工場上的工人接受風險，不懼死亡，愛那些被所有人拋棄的人，甚至去那些連政府都不要去的地方，即使代價可能很高，普世教會卻會成長。

基督教媒體

- 64) **網上事工成為主流**。儘管有些較精通科技的教會多年來已經有網絡教友，多數曾經參加現場直播教會崇拜的基督徒只在過去一、兩個月才首次這樣做。有多少千萬信徒曾經在過去數星期學習使用 Chromecast 數位電視裝置、WhatsApp 通訊群組、Zoom 視訊會議和怎樣把麥克風靜音？科技大大協助教會，在教會關閉時提供權宜之計。虛擬教會當然有一些優勢；我可以穿著睡衣，躺在長椅上，拿著咖啡參加崇拜。

現在多數會眾這樣參加崇拜，這個急速的演化不單幫助人在封鎖時期參加崇拜，也使身體太弱不能外出的人、在醫院、臥病在家，以及那些像我這樣渴望跟遠方母會團契的人可以跟教會聯繫，即時分享代禱事項，也分享神怎樣應允。我們可以用電話分享聖經經文、敬拜詩歌，甚至基督徒網路爆紅事物（雖然群組管理員會悄悄希望你不要對人疲勞轟炸）。細胞小組可以繼續聚會，一次都不缺，而當基督徒發覺禱告畢竟不是太痛苦的活動時，週日禱告聚會的參加人數甚至可能上升。

在英國，[平常的教會每周出席率遠低於 10%](#)，而[據報導](#)，25%的成年人自新冠肺炎疫情封鎖以來，曾經觀看或收聽一次宗教崇拜，特別的是，包括十八至三十四歲的人的三分之一。啓發課程（Alpha Course）網上參加者增加一倍，而[課程創辦人說](#)：「我平生從沒有遇到一個時候，人 [對福音] 比現在更為開放。」

不過我們仍然須要認識到，這次封鎖和人因而對福音開放，是有時限的。多數基督徒感激在封鎖時能夠維持團契，而我預期他們恢復親身一起聚集時會非常高興；等到社區實在沒有問題，可以舉行較大型的聚會時，教會出席率會逐步上升。人向福音開放，多了人在網上參加教會，我們可以慶幸，並且盡力繼續促進這些情況。可是，也必須要了解是哪些因素促成這個光景：在危機時期，人總是感到迫切的靈性需要；新形式崇拜使人感到新穎；人缺少其他「娛樂」選項。這一切都會過去。願基督的身體充分利用這個時機。

- 65) **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也看見在南方世界虛擬信仰活動有所增加。[關於肯亞的這個研究](#)只是眾多例子之一。可是一如在其他範疇，不是人人都擁有相同的條件。北方世界多數家庭裡，每個人都有多部智能裝置或電腦，很容易無線上網，價錢可以負擔，還有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數據，讓我們一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保持聯繫。並非世界到處都是這樣。住在鄉郊的人一般沒有這麼好的裝置配合網上活動，這幾乎到處都一樣，但是以南方世界為甚。一位在馬達加斯加的牧者友人說，他們那裡多數人沒有設備，

或者沒有連接互聯網，嘗試辦網上教會是很大的挑戰，甚至不可行。另一位在剛果共和國的牧者說，儘管技術可行，但是上網的費用迫使窮人在觀看網上直播和買食物之間作選擇。

有些文化未能適應網上生活，這些文化都著重群體，高度看重面對面的關係，也主要使用口述傳統，很多時候並非因為他們**不能**閱讀，而是因為他們不閱讀。在這些文化裡，口述故事、詩歌、口述詩是表達內容的自然方法。幸好，如果有基督教電台和影音資源讓他們使用，內容又切合他們的文化，這些可以是佈道和門徒訓練的有效工具。我們不可以只翻譯我們的社會裡受歡迎的資源就給他們用，假設這些東西在另一種語言和文化環境會有理想的效果。

大家已經推出許多形式和語言的材料給基督徒使用，內容優秀合適，配合多種文化背景；這是很好的，然而我的信念是，媒體事工比較適合作門徒訓練，鼓勵已經是基督徒的人，多於跨文化宣教。接觸未得之民，向未聞福音的人佈道，最有效是藉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樣可以讓他們看見耶穌的信息在他們的世界變得真實。網上資源是宣教的好僕人，加速宣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可以完全取代人與人的實際接觸。

66) **網上事工有好有壞**。我們可以享受科技的好處，但是這也有隨之而來的挑戰。

首先，我們需要應付現時泛濫的大量內容。我們需要問自己「有必要發佈這些內容嗎？」（相信我，單單為了這本電子書，我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一百次，最終只是勉強覺得有必要。）單單因為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平台並不表示我們需要用自己的聲音填滿它。人只有容量吸收若干內容，實質地參與若干小時的 Zoom 通話。我們要重質不重量。

有一位匿名的宣教領袖說：「如果每個專家和他們的網絡攝像機開始把他們『這件事應該這樣做』的意見放進大氣之中，我相信網絡和雲端伺服器忽然會有大量新的基督教內容。如果有一件事是西方人特別喜愛做的，就是告訴別人怎樣做最好。」

其次，當教會和聖職人員在學習怎樣提供網上團契和內容時，娛樂世界在這方面已經大大領先。每有一則基督徒創作的動人有益內容推出，外面就有一百則 Netflix 串流平台作品、一千個 YouTube 頻道或網上有聲節目、一百萬則更低劣的資訊推出，創作這些的人通常有大得多的製作費和更豐富的經驗來製作節目，吸引人注意。

第三，網上世界提供平台讓虛假的教導和好的教導都能大量湧現。假先知正在獲得數以百萬計的 YouTube 點擊。以基督教作幌子的陰謀論極速傳播。人比以前更需要有辨別能力和正確的聖經教導。司布真 (Spurgeon) 寫道：「當真理還在穿靴的時候，謊言已經跑遍世

界。」這句話是司布真寫的，不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

第四，要在網上領域生存，就要在某程度上受網上權勢的擺布。除非你精通怎樣使搜尋器把你的網站列在搜尋結果的最前面，或者已經有廣大的分發網絡或者很多忠心粉絲，否則，控制誰看見你的材料的，是那些為搜尋器寫程式的人。這些社交媒體巨頭可以把他們覺得跟自己的抱負和價值觀不一致的網址和內容取下，或者降低排名。這包括了勸人信主和講述自己信主的基督教內容，或者跟大眾品行或政府政策唱反調的基督教價值觀。在高度敏感的地區或環境，或是網頁談到高度敏感話題，這種情況就更有可能出現。當然，我們總有辦法把基督教內容存放在網站，讓人連結，只是別期望外面的世界會協助你推廣和分發這些內容。

最後，把教會帶進虛擬世界促使這種媒體的消費主義元素加速出現。一位拉丁美洲宣教領袖向我表達這種擔心。在他那個地區的教會生活一直以來極之著重群體，看重彼此結連和親密情誼。現在拉丁美洲的信徒因為可理解的需要，好像走進有很多網上崇拜可供選擇的超級市場。被動、抽離的參與成為常態，而就大量「購物者」而言，普世使命的教導甚至不在購物清單上！

67) **我們要好好選擇放大哪些聲音。**媒體事工和虛擬教會會在這時候興旺，這已經很明顯。可是，眾基督徒能發現和參與的網上內容數量有限，所有內容提供者實際上在爭奪他們的注意。其實在最近的大量內容湧現之前，網上基督教內容的數量已經遠超我們能看的數量。

而且，我們並非全部由同一條起跑線開始這場新的賽跑。名人牧者、最著名的那些教師、附屬於最高調教會的敬拜樂隊、有最多訂戶的網播，他們比其他人更容易吸引人瀏覽。我恐怕這一切最終只會成為一場內容營銷比賽。這是有問題的。有些網站最懂得使搜尋器把他們的網站列在搜尋結果最前面，有些網站有最精明的攝影師、音效技術員、平面設計師、營銷團隊，然而不一定是我們最需要聽的聲音。他們只是碰巧有最充足的資源，可以使用他們的網上知名度。

我懷著不安和最大的敬意問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集中聆聽富裕英語國家的成功超大型教會白髮白人男性行政總裁教導神義論，教導我們關於在瘟疫和迫害裡受苦和忍耐的神學，並且講解我們對未聞福音的世界的使命、服事窮人的使命，或者以福音接觸穆斯林或印度教徒的使命？我並非主張要關掉他們的聲音。他們的事工在祝福數以百萬計的人，我也很明白他們為甚麼能做到這樣。

但是這場全球危機提供了理想的時機讓我們了解南方世界的聲音，我們聽了會獲益良多。

大部分宣教士來自南方世界，大部分基督徒和大部分未得之民在那裡生活，人類的大部分在那裡受折磨。非洲、亞洲、中東、拉丁美洲的聲音。女性的聲音。來自貧民窟和鄉村的聲音。傳譯為英語的聲音，因為他們說英語不流利，英語是他們的第三、第四或第五語言。他們不一定能引述博許 (David Bosch)、赫伯特 (Paul Hiebert) 紐畢真 (Lesslie Newbigin)，卻能從自己的文化框架和豐富經驗，告訴我們宣教生活的歷煉。不論他們是甚麼人，我都渴望能聽見他們，向他們學習。幸好我並非惟一一個。希爾 (Graham Hill) 和 [The Global Church Project](#) 讓這些聲音有個平台！要不是互聯網讓我聽見他們，我可能沒有其他機會。

禱告是最後一著？

這是基督的身體可以發光的一個範疇。我甚至會說，在被迫減少這麼多其他活動的情況下，我們有責任深化自己的禱告，並且動員其他人這樣做。現在是完美的時候讓普世教會不單培養禱告的操練，更展示禱告的力量！

68) **代求是無法遏止的。**為多國禱告是《普世宣教手冊》存在的理由。可是在許多教會裡，這常常是不受關心和了解的課題。我認為代求建基於四根支柱：

- 禱告的責任（整本聖經都這樣教導信徒）
- 禱告容易進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點禱告）
- 禱告的效能（正如宣教有效，代求也有效，不過可能需要時間）
- 享受禱告（神把我們設計得喜歡神的同在，也喜歡履行我們身為祭司的代求責任）

第二根支柱對目前數以百萬計被困家中的基督徒尤為適切。霍爾沃森（Richard Halverson）在 *No Greater Power*（沒有更大的權能）一書裡寫道：「代求是基督徒真正的全球工作。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代禱——在七大洲任何一個、任何國家、任何機構、任何城市、任何辦公室。地上沒有權勢可以禁止代求。」高克羅格（Stephen Gaukroger）就說：「禱告不需要護照、簽證或工作許可證。就禱告而言，沒有『封閉國家』這回事；……大部分的宣教歷史，都是神回應懇切禱告而行動的歷史。」封鎖和防疫隔離並不會對全球代禱造成障礙；不會妨礙，而是有助代禱！

我們大多數人現在較平常多關注世界新聞；有甚麼更好的機會[把新聞變成禱告](#)？

69) **網上禱告活動倍增。**上月有些網上禱告聚會，讓遍佈世界的參加者舉行虛擬祈禱會。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有大量網上或網下禱告活動。數十萬全球各地的信徒在 5 月 1 日加入 [World Prayer Together](#) 一起禱告，這是 [Go2020](#) 運動的禱告部分，跟 [International Prayer Connect](#) 合辦。Go2020 的目標是使今年 5 月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佈道月份，敦促幾百萬基督徒走進人群，請另外幾百萬基督徒以禱告支持。在世界多處封鎖下，觀察 Go2020 怎樣影響多數國家的人改為在網上表達信息將會很有意思。就算沒有大型佈道活動，人也一定會禱告，會在自己的圈子分享。可以說，從來沒有時代像現在這樣好地讓我們回答別人我們心為甚麼有盼望。[Unite714](#) 是另一個使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活動，呼籲基督徒基於歷代志下 7:14 來祈求新冠肺炎疫情結束。

就在上星期，我聽見有些網上祈禱會在中國進行。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封鎖，信徒在網上聚集為中國和多國禱告，每天二十四小時，每星期七天。這些並非小型聚會，每個都有數百人參加！

在奧格斯堡 (Augsburg) 的 [Gebetshaus](#) (德語「禱告的殿」) 是德國天主教靈恩運動的一個美好活動。他們熱切敬拜和禱告的基因，跟德語世界較年輕的一代共鳴，以致他們的 MEHR 禱告大會擴展至遠超德國天主教和靈恩運動的範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們串流直播 Gebetshaus，進入高度世俗化的德國社會甚至政府圈子，影響遠超預期。

[24-7 Prayer](#) 是另一個很棒的全球禱告運動。他們所做的眾多事情之一是裝備信徒開始自己的禱告室。基督徒不論身在何處、屬於甚麼傳統，都可以在 24-7 網站登記使用這些禱告室，看到極好的資源幫助他們怎樣使之成為充實和鼓舞人心的經驗。他們在 2020 年 3 月和 4 月收到的登記是一般一年收到的數倍！人肯定在禱告。

此外，似乎多了人開始禱告。在英國，[一項最近的調查](#)指出，二十個成人裡有一個以前從沒有禱告而近日開始禱告。在歐洲其他國家的調查也有相似的發現。

例子還有很多。以上提及的只是幾個較為矚目的活動，還有更多更多在地區或基層層面運作，當中有些因為安全顧慮而不便分享。一如以往，遠遠有更多事情正在進行而我們不察覺！

- 70) **有關禱告的網上搜尋增加。**一位丹麥經濟學家由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開始，幾個月來一直追蹤谷歌 (Google) 有關禱告的搜尋。對熱衷數據的人來說，[她的文章](#)非常值得注意。資料顯示，除了在最不關注信仰的國家，所有國家有關「禱告」的互聯網搜尋在最近數個月顯著增加，達到自 2004 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儘管這個資料不一定表示更多人在禱告或者人更多禱告，這最少顯示了怎樣應用經濟研究工具來研究人靈性方面的情况。

- 71) **禱告最好一起進行，而為全球禱告最好全球進行。**聖經的原則說：有兩三個人奉耶穌的名聚集，就會經歷祂在他們中間；而全球禱告不只是在應用這個原則。在我們的禱告生活裡，伙伴合作和彼此守望很重要；而全球禱告不只是看重這兩點。全球禱告，尤其是當我們跟來自南方世界的弟兄姊妹一起禱告時，解除我們的麻木不信。我們這些在北方世界的人，自從亞當和夏娃離開園子以來，一直享受最穩當、安全、富裕的生活。既然我們已經擁有一切，還需要祈求甚麼？我去年聽見一位屬神的人在一个宣教大會分享，他來自非洲，很了不起。他在非洲之角 (Horn of Africa) 服事世上一些最貧困的未得之民。他說，

在偏僻的鄉郊經常有人帶病人到他面前，他為他們禱告，他們常得醫治。可是當他造訪西方的時候，有人帶病人到他面前，他就送他們往醫院。原因是在西方很容易得到一般的醫治、那些人本身缺少信心，而且周遭氣氛影響他自己的信心。

我在宣教方面的師傅邦克 (Jonathan Bonk) 博士在 [Missions and Money](#) (宣教與金錢) 一書裡說：

「西方人在潛意識裡相信不可知論，不是故意的，而似乎是人類有關物質保障和人身安全的自然想法。我們努力去相信，有些熱衷者甚至去到出席祈禱會的程度！可是我們的富裕使我們只在思考本體論的時候或在宗教上才需要神。我們如果研讀聖經裡有關禱告的經文，就很快會知道禱告不是對生命有相當掌控的人所做的事。禱告是軟弱、焦慮緊張、極度困頓的人的依靠，他們人生的景況使他們需要自己以外的力量。一個『好』的宣教機構會採取每種可行步驟，確保宣教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照顧。這是自然的，值得稱讚，從人看來是好的，但是這似乎留給神很少空間在我們的生活裡實際工作。」

西方人可能因為舒適和自信受挫，所以開始多禱告，就算只是短暫的。南方世界的弟兄姊妹在禱告裡流露的熱情、權柄、能力，可能會使我們悔悟，激發我們努力改進。如果看見神應允我們熱切、合一的禱告，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不得不進深。

- 72) **代禱浪潮掀起新宣教浪潮。**這在新教向來的宣教運動裡尤為真確。莫拉維亞弟兄會 (Moravians)、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學生志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大大增加差派宣教士到禾田收割，全都在他們的各個信仰群體在世界各地大大增加祈禱之後。在這些例子裡，以及早前提及的宣教修士群體的事例裡，是**持續**的禱告導致好消息傳播至地極。
- 73) 就算我們只把祈禱當作最後一著，**祈禱也是我們最佳的策略**。我們把禱告當作最後一著，這是「在潛意識裡相信不可知論」的一個意外結果；上文談過邦克 (Bonk) 說到這種思想。我們有這麼多頗為有效的其他資源，我們的財富、知識、組織能力本身能成就這麼多，為甚麼還費心把禱告當作一回事，除了當作屬靈橡皮圖章？

二十世紀在中國的宣教和教會增長是一個真正不平凡的故事。首名新教宣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抵達澳門之後約一百四十年，共產黨控制了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幾

百位宣教士曾經忠心服事，當時那裡有三百萬天主教徒，還有可能多達一百萬中國新教徒。中國共產黨在 1948 年勝利後不久就開始驅逐所有外國宣教士。這造成很大的破壞；日本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內戰、共產黨革命帶來破壞和苦難，之後教會就像從前一樣很需要宣教士。在中國的教會怎可能繼續存活？

不可以派宣教士去，普世教會就增加為中國禱告，尤其為中國基督徒，他們的國家支持無神論，用高壓手段使基督徒受苦。懇切代求持續了多年，甚至幾十年，而祈禱者幾乎沒有辦法知道神有沒有回應。但是消息開始零星傳來，基督教其實沒有在中國消失，而被迫主要轉往地下，受猛烈迫害，卻出乎意料地增長！儘管中國弟兄姊妹在貧窮和迫害裡的信心和忍耐是教會增長的燃料，但是連他們也承認，持續的全球代求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美國和巴西以外，可能還有墨西哥，今日在中國的基督徒人口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他們熱愛聖經，大大委身禱告，越來越有異象差派中國宣教士往地極。儘管我們可能不會在歷史裡再次看見那種規模的教會增長，今日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看見同一種動力的較小縮影。充滿信心的宣教士栽種教會，跟著當地信徒忍受苦難和迫害，配以代求者持續的禱告，近年在一些國家帶來巨大的增長。印尼、柬埔寨、蒙古國、阿爾巴利亞、伊朗、越南、埃塞俄比亞是一些較明顯的例子。同樣的因素也存在於一些有靈性突破的未得之民當中。富能仁 (James Fraser) 在僕僕族人中間的故事是這個原則的一個有力例子。

重要的是，要注意我們不可能像做臨床實驗一樣，採用一些簡化了的靈性方程式，期望產生相同的結果。有數不盡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仇敵的激烈敵對，牠盡其所能敵擋耶穌的好消息前進。可是我們知道我們奉耶穌的名就有權柄，我們爭戰的兵器足以攻破堅固的營壘，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耶穌的教會！

盼望的緣由

在不肯定、不信任、絕望、沮喪之中，基督徒首先應該心存盼望，原因如下。

- 74) **我們是一個有盼望的群體。**我們知道整個故事：良善的神創造了美好的世界，慈愛的救主啟動了救贖，不單救贖人類，還救贖整個宇宙。我們故事的高潮（但不是終點，因為沒有終點），聖經用以下兩幅圖畫來形容：一座美麗的城市中心有個漂亮的花園；一場婚宴，出席慶祝的眾賓客就等於那位美麗的新娘。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認為，在無可避免的宇宙熱寂（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之前很久，人類就會無可避免地滅亡。從宏觀宇宙到地上的平凡生活，基督徒有很多理由慶祝數之不盡的喜樂歡欣，是神設計受造世界、設計存有的時候就已經內建了的。祂宣告自己的設計「非常好」。我們可以樂在其中，並非偶然。

苦難的出現不是神的意圖，但是祂為很多苦難賦予目的，讓苦難幫助救贖計劃實現；祂以耶穌的身分進入苦難，並且應許有一天我們所有的眼淚都會被抹去（啟 21:4）。即使在逼迫和敵意的環境裡，彼得也寫道：「常常作好準備，無論誰要求你們交代你們心裡有盼望的原因，就給他們答辯。」（彼前 3:15，《新漢語譯本》）聖經沒有為所有苦難提供滴水不漏的解釋，但是在苦難之中確實給予我們意義和盼望。這跟唯物主義者對苦難的反應形成對比，我也敢說，這和世上其他宗教對苦難的反應也形成對比。在封城的時期，我們有機會分享這個盼望，許多人都迫切尋覓這個盼望。

- 75) **我們已經得救脫離恐懼。**「不要懼怕」是聖經裡最常出現的命令，共有 145 節經文這樣說。無論是因為將來未知還是現在動盪，我們都可以把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我們（彼前 5:7）。約翰在異象裡看見耶穌顯現時的榮耀，他很懼怕，而耶穌鼓勵他，對他說祂是那位首先的和末後的，是活著的，是拿著死亡和陰間鑰匙的（啟 1:17-18）。恐懼、甚至死亡都沒有權控制我們，因為基督已經得勝了。世上許多人被恐懼支配，受死亡困擾，我們現在是時候無畏地宣講和生活。第一批基督徒大膽無懼地宣揚耶穌的好消息，事實上這是神回應他們自己的祈禱。在使徒行傳第四章，信徒面對逼迫和威嚇，就祈求神使他們放膽宣講祂的話語。讓我們今天也這樣禱告。

瘟疫時期基督徒的勇氣更加明顯。[羅馬帝國時期的早期教會](#)顯出這樣的勇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應對黑死病時有[廣為人知的智慧](#)；伊亞姆（Eyam）村民在黑死病肆虐時無私地[自我隔離](#)；還有[霍亂爆發期間](#)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的事工；這些都顯示了，基督徒的回應既關心他人，又無懼死亡。「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

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 1:7)

- 76) **我們有極好的機會展示基督裡的團結。**有些人說，歷史上最明顯還沒有獲應允的禱告是約翰福音 17:20：「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可以說，我們普世教會的分裂，不只是成千上萬宗派所顯示的分裂。政治在某些地方似乎加劇了基督徒之間的分歧，使他們不再互相團契，可能比神學更甚。然而，我們只是對彼此說苛刻無情的話，而多個世紀以來自稱基督跟隨者的人熱衷於屠殺對方，互相戰爭，血流成河，我們大概比他們好一點。

很有理由認為，在輕鬆舒適的日子我們比較容易藉著妥協來合一，因為我們有空間辯論次要問題，彷彿那些是福音核心的問題。一位宣教領袖匿名分享說，新約裡譯作「同心」的那個詞出現了十二次，十次在使徒行傳。這卷書記載初期教會在饑荒、貧窮、假教師的教導、逼迫之中怎樣作教會。在這次全球疫症大流行裡，我們有機會展示合一，超越種族、年齡、性別、國籍、經濟地位，以及世界用來劃分我們的任何因素。這是永恆的真理。英國超過六十五家教會或宗派共同錄製了 [The Blessing \(祝福\) 這首歌，非常有感染力](#)，最近發佈，很美地表達了這個真理。這部短片廣傳開去，不只在少許的英國信徒之間。另外，有一首更古老的歌，其中一句歌詞說：「我們祈禱有一天我們能重新合一，別人因為我們的愛而知道我們是基督徒。」願這段史無前例的日子使這個禱願成真。

- 77) **在動盪之中，救主仍然拯救。**儘管人對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越來越敵視和嗤之以鼻，然而人還是一如既往被人子耶穌吸引。無神論者可能嘲笑基督徒，但是他們對耶穌所做看似最壞的事只不過是質疑祂的歷史性。縱使教會裡許多人似乎執意做一些事使無神論者對基督信仰反感，但是仍然繼續有來自這些背景的人開始相信耶穌。

全球基督徒所面對的迫害最多來自伊斯蘭教，但是在伊斯蘭教裡，伊薩 (Isa) 被尊為一位真先知，是「神的道」，並且沒有罪。我們目前在伊斯蘭齋戒月裡，同時也有跟齋戒月配合的「[為穆斯林世界祈禱三十天](#)」這個美好的行動。這個行動呼籲基督徒了解穆斯林，為他們祈禱。這個行動從二十七年前開始，從伊斯蘭教有史以來，這二十七年是有最多穆斯林跟耶穌相遇的。

同時，伊斯蘭五大支柱的三根，教徒現在無法實行。在大多數地方，穆斯林無法聚集祈禱，守齋戒月也受到疫情引致的健康問題和封城規定而遭受嚴重影響，朝聖 (2020 年 7 至

6 譯註：Isa 是伊斯蘭教對耶穌的稱呼，但與基督教聖經所講的耶穌並不相同。

8 月) 之旅可能要取消。這些在屬靈上會引發甚麼影響，帶來甚麼結果？

難民危機在歐洲很嚴重，但不只是在歐洲發生。數百萬人不得不逃離家園，苦難難以言喻。雖然有許多悲慘的事件，但是許多[逃難者在途中](#)跟耶穌相遇。[Jesus in Athens](#) (耶穌在雅典) 是一部免費的影片，感人至深，講述神在難民危機裡怎樣在人間苦難裡工作。這只是一個例子。最重要的是，我們如果能夠解決別人對基督教的偏見和誤解，介紹真正的耶穌，人和群體就會改變。

78) **我們有機會把生活和社會「重新開機」**。我們可以趁這個時期認真探索安息日和禧年的概念。本書開頭提到「修正方向」，那不僅適用於各種形態的文明世界、各個國家，還適用於教會、機構、會眾，甚至每個信徒。我們大多數人都很快地看見了自己的生命累積了多少渣滓，這些渣滓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這段隔離時期可以讓我們打破自己的偶像，修正自己的道路。我們不得不重新評估、重新校準、重新發現、重新奉獻，還有其他十幾種「重新」！但願我們不會浪費良機。關於宣教，我希望普世教會有更多人藉這個機會進深連結於神，更緊密地連結於神的宣教和祂對萬族萬民的心腸。

79) **現在人人都被迫要創新**。這可能嚴重破壞常態，但也可能是化了妝的祝福。危中有機（一些企業家肯定會利用這些機會，變得非常富有）。思想一下在眾多社區和教會裡存在著老一輩和青年人之間的代溝。對年青一代來說，網上群組和全球意識是自然不過的事，而另一代人（多數）需要參與速成班來學會這些事！常態被破壞，人就要創新，而創新推動人進步。另外兩個例子是網上門徒訓練變得關鍵；本地基督徒和本地教會突然需要領導宣教。

上一代人在履行大使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確實出色。我們知道，在每個國家都有當地信徒聚集敬拜耶穌。我們比以前更加注意世界各個語言族群，更多和他們相交。我們看見多元文化的團隊和多機構的合作已經成為常態。南方世界的人不僅成為普世教會的大多數，也成為宣教隊伍裡的大多數。當南方世界的宣教領袖真正成為全球宣教的世界領袖時，我們為他們喝彩（雖然有些人喝彩的時候仍有些微的擔心）。

然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如常工作將無法完成任務。以前，從根本上重塑宣教是純理論的想望，而到了 2020 年初，這是現實世界必需的了。

80) **神是莊稼之主，不是我們！**我們無法單靠所有的策略、計劃、資源、努力來完成神的工作。相反，沒有我們幫助，祂也可以完全實現所有的目標！祂開恩邀請祂的孩子一同參與

這偉大的復興，但是由始至終這是祂的宣教使命。中國教會奇蹟成長的例子顯示，神並不完全依靠宣教士來完成祂的救贖計劃！越來越多未聞福音的人通過異夢和異象認識以前沒聽過的耶穌，開啟了信仰之旅，這顯出好牧人正積極主動尋找迷羊。明白到這個事實，我們就會鬆一口氣。這使我們擺脫追求生產力和績效的圈套。我們栽種和澆灌，惟有神使人成長（林前 3:6）。祂邀請我們成為祂王國的使者，而我們的生活實際上對實現祂的主權計劃有影響（彼後 3:11-12），這是奇妙的弔詭。我們的順服可能會加速祂的應許實現，我們不順服可能會延遲祂的應許實現，但是祂向我們保證，祂的應許**必會實現**，祂的宣教使命**必會成功**。你會擔當甚麼角色？

關鍵詞

Operation World 普世宣教手冊出版社

【現存的中譯本名叫《普世宣教手冊》，例如見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GCCI001>。Google 裡找不到「世界行動手冊」這個詞（用開關引號搜尋）】

Global North 北方世界

【「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這兩個詞不及「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好，原因：1. 「全球北方」，使人疑惑到底你想指全球還是指北方；如果你想要說「地球的北方」，就該說「北半球」；2. 「世界」向來有比喻引申義，如「第三世界」、「書本的世界」；3. Wikipedia 用「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	南方世界
Culturally redemptive (gifts)	有文化救贖力的（禮物）
Coronavirus	新型冠狀病毒
2019-Covid	新冠肺炎疫情
Global mission	全球宣教（使命）
Muslims	穆斯林
Indigenous	本土 / 土生土長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世界福音聯盟
Christendom	以基督教為國教
Business As Mission (BAM)	營商宣教
Kingdom work (done cross-culturally)	（跨文化進行的）王國事工
Mission of God	神的宣教使命
God	神
Created order	受造世界
Transformation	轉化
(Mission) field (宣教)	工場
Mission	宣教

Christian ministries

基督教機構 / 基督教事工

The least reached / the unreached

未得之民

The least evangelized

最少聽聞福音 (的人口/地方)

Unevangelized

未聞福音 (的人口/地方)

C. T. Studd

施達德